

尚書

孔傳參正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甘誓

甘有扈氏不啟地名將戰先誓○史記夏本紀啟即天子之位有

扈氏為義而亾高誘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

子故伐啟啟亾之高用今文說與史記合釋文扈馬云姒姓之國

為無道者呂覽高注有扈夏同姓諸侯與注淮南略異與馬說合

墨子明鬼篇引此經作禹誓莊子人間世篇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呂覽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正理篇昔禹與

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有扈氏請服皆以為禹

事呂覽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

孫云相當為柏謂伯禹也以甘誓為禹誓當本古文書說莊子既

云國為虛厲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敗復伐之皮云古者天子征

討諸侯誅其君不絕其後若舜伐三苗禹復伐三苗周公踐奄成

王復踐奄弋二事說見皆其明證又或別封一姓仍其國名不改

如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伐有扈何必啟不再

伐且高誘今文說以有扈為啟庶兄則禹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

至啟即位不服而啟伐之亦未可知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同是

今古文並無違異墨子引此經為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

殷湯有甘誓之勒蓋殷湯時曾以此勒銘馮衍顯志賦云訊夏啟



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蔡馮所用皆  
今文家說也穀梁隱八年傳云詒誓不及五帝范甯注五帝謂黃  
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詒誓尚書六誓七詒是其遺文據此則  
夏以前無誓而啟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  
拘制之也楚詞天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  
逸注謂扈本牧人逢時為侯啟攻之於牀擊殺之逸習今文其說  
當有

###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大戰于甘者夏紀如此

引見大戰者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  
警之也孫云夏紀云將戰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  
之師故大傳以戰為憚警之不以為戰也書疏引鄭云天子之兵  
故曰大白虎通三軍篇說為天子自出也是今古文說同于甘者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下班自注云古扈國有扈谷甘亭縣在鄠  
夏啟所伐此今文說說文扈下兵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  
有扈谷甘亭旺篇續志右扶風鄠有甘亭案鄠縣故城在今鄠縣  
北夏為扈國殷為崇國周為豐邑釋文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  
地也此古文說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甘亭在縣南呂覽云甘澤  
者現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又北逕  
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  
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澇水澇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  
渭即上林故地也○乃召六卿者夏紀云乃召六卿申之史公說  
為申之者孫云史記孫子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六

軍吏士多必告六卿使申令也六卿者詩棫樸疏禮曲禮疏引鄭  
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  
鄭注大傳夏傳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皮云鄭據周制上推前代以為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  
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云古者天子  
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  
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為天下者若此  
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亦  
以為夏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外又見於  
異義引今文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篇白虎通封公侯篇某說相同自虞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太  
誓篇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周本紀漢河內所出太  
誓其文皆同牧誓亦曰司徒司空是周初止有三公無六卿  
也立政曰司徒司馬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同召  
太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  
為周有六卿之塙證異義引古周禮說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  
又立三少為之副是謂三公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是為  
六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概前代並不可  
以例周初許以古說為周制則今說為前代制矣鄭駁無攷據鄭  
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為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為周制其於許君無  
駁可知特解此經六卿與義和四子誤以周制說虞夏制耳兩漢  
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為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為治民之官  
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為司徒司馬司空亦未分別九卿之名  
惟王莽所定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為六卿又置



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為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  
文尚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  
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  
為九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九卿與六卿初不相蒙莽蓋參用  
尚書周禮而傳合為一耳班作百官公卿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  
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合六卿為九鄭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  
以說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義和較莽為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  
之名不見於尚書惟緯書有之稷為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並無  
六卿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羲和與仲叔四子為六卿解夏書又以  
后稷司徒之屬為六卿案書序云羲和涵淫則羲和之官夏時尚  
在何以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之可信也  
今文說夏止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言古  
者則前代相同六師即六軍白虎通引穀梁傳正作六軍鄭以六  
卿為六軍之將是也以為居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者在  
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鄉大夫亦非分職之六卿  
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  
比法於六卿之大夫則六卿大夫當為司徒之屬官明甚云命卿  
者蓋假以卿名使為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則六卿即六鄉  
之大夫夏制與周制當同大傳以為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卿  
中擇用六人或別有六卿亦未可知要與羲和四子后稷司徒等  
官無涉也魏劉劭爵制云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  
將者也其說不誤羅泌路史云蓋大夫在軍為將如齊以高子國  
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  
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為之軍將屬於大司馬耳用

**王曰嗟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  
官冢幸更從屬於司馬哉  
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作啟曰嗟六事之人以啟字代  
王王曰嗟者白虎通號篇仁義合者稱王王者五行之稱也王者  
往也天下所歸往段云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  
語言之別也六事之人者書疏引鄭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  
軍吏下及士卒也江云六卿止謂軍將此則六軍之執事者皆包  
之矣王鳴盛云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為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  
及士卒也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姓侍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棄三正  
亂常○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今文與古文同○  
今文同者夏紀如此汝作女是予誓告汝者釋文引馬云軍旅曰  
誓會同曰誥書疏引鄭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墨子明鬼篇  
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威侮五行者史記集解引鄭云  
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江云禮禮運播五行于  
四時明堂月令云立春感德在木立夏感德在火立秋感德在金  
立冬感德在水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云盛德所行之政威  
侮暴逆之者若月令孟春行夏令秋令之屬皆是暴逆也但政  
令由王者出有扈是諸侯而云威侮五行者王者順時出政諸侯  
不奉順之即是威侮也怠棄三正者大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  
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為正殷人以日至後三  
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  
所以統天下也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



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曆志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之始後漢郎顛傳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注引春秋合誠圖云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際會也皆今文家說三正之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通典引尚書中候亦有其文是夏以前有三正也史記周本紀引大誓云今殷五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釋文引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三正天地人也釋文引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而與馬鄭仍本今文說有扈忿棄天用勦絕其命用其失道故勦之三正與商紂毀壞三正文義正同天用勦絕其命截也截絕謂滅之○天用勦絕其命今文與古文同勦一作勦一作勦○今文同者夏紀作天用勦絕其命今文與古文同勦後白虎通壽命篇亦作勦見勦一作勦者說文勦下云絕也从刀臬聲夏書曰天用勦絕其命案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為填外將軍封勦胡子又詔曰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勦絕之矣莽用今文尚書知作勦為今文一作勦者漢書外戚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云命勦絕而不長顏注勦截也勦假借字亦今文也今尚書本勦誤勦廣雅勦勞也勦傳勦民力甚明

玉篇切韻同段云玉篇勦子小切絕也一作勦同切韻勦絕也子小切勦同出說文案馬本作勦即勦之異字衛包改尚書本勦為勦尚無不是乃竟改為从力之勦於是張參五經文字力部云勦楚交反見禮記又子小反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勦字開寶中依衛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勦為勦復將馬本作勦之勦改為巢重紕地謬不可讀矣賈昌朝羣經音辨力部亦云勦絕也蓋惑於新定釋文說文灑下云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勦必勦之誤亦淺人以今本尚書改之白虎通壽命篇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禮祭法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其善惡而報之與白虎通義合皆今文家說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古文也今文作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共一作龔今一作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者漢書敘傳呂覽高誘注引書文選班固東都賦並注引書鍾會檄蜀文並注引書吳志王嗣主傳注引孫盛說皆作龔孫云說文龔給也龔慤也慤謹也此經當作龔言謹行天罰今一作命者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子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班引此爲重天命之證今作命亦三家異文段云尚書恭敬字不作共共奉字亦不作恭如甘誓般庚上中下牧誓召誥無逸君奭柴誓偽傳訓爲奉或訓爲供待者皆是也漢石經存於今者無逸一篇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



不相混儻古文尙書經文本作各恭爾事恭行天罰之類何必紆  
 回訓爲奉尙書全經言恭者何不皆訓爲奉乎衛包誤認恭共古  
 今字遂改尙書訓奉之共悉爲恭釋文元本各篇皆當有共音恭  
 之語至開寶以爲無用而刪之遂使古經用字義例沈蕪終古矣  
 說文龔給也供給也孔傳共奉也奉給義同假龔爲共者龔訓奉  
 非恭敬之謂宋次道家古文尙書凡恭敬字皆作龔此不通小學  
 者所爲與衛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方主射攻治也治  
 包意見合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方主射攻治也治  
 命古文也今文無下句攻一作共○無下句者夏紀止作左不恭  
 于左墨子引書亦無蓋以下文統之攻一作共者墨子作左不共  
 于左魏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亦作左不共左三家異文也段  
 云攻作共其義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釋詰攻善也考工記  
 鄭注攻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方主射攻治也治  
 猶治也 **古文同攻** 一作共○今文同者夏紀作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攻  
 一作共者墨子引書作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毛玠傳亦作右不  
 共右史記集解引鄭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爲政三  
 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古文也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  
 不共命○今文作御非云云者夏紀如此墨子亦作御非爾馬之  
 攻若不共命若汝同段云詩出車箋御夫則茲益惟悴憂其馬之  
 政此用甘誓語也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詩闕宮疏引甘誓  
 三不共命皆作共此衛包以前本如是條 **用命賞于祖** 天子親征  
 狼氏疏引皆作恭則天寶以後所改也

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用命賞于祖今文與古文  
 同○今文同者夏紀如此大傳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  
 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  
 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師行亦然者禮曾子問曰  
 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  
 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然  
 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皮圭大傳文不具耳大傳又云  
 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注惡爲亞亞次也宗廟遷主是  
 武王師行載遷主禮王制疏引皇氏說行必有主無 **弗用命戮于**  
 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餘詳下文 **弗用命戮于**  
 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  
 社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弗用命戮于社古文也今  
 文弗作不戮作僇○弗作不戮作僇者夏紀作不用命僇于社墨  
 子文同禮表記釋文戮本作僇雅釋詁戮辱也是戮僇字通墨  
 子引此經說云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  
 聽獄之中也祖者廟主社者社主御覽三百六引摯虞決疑要注云  
 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尙書甘誓  
 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社主亦在  
 軍者大司馬蒞釁主及軍器注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  
 也凡師既授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  
 器皆神之祭豈獨斷云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  
 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 **予則孥戮汝**  
 於此社授以政尙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孛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予則孛戮汝今古文  
孛作奴○今古文孛作奴者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  
牛馬同蘭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顏注奴戮  
之以爲奴也說者以爲帑帑帑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案莽  
用今文說也漢書李布樂布傳贊奴僂苟活司厲其奴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  
春人臺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  
則帑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班鄭用今文說夏紀  
作子則帑僂女段云淺人所改也詩棠棣樂爾妻帑毛傳帑子也  
孔疏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女皆是子也案唐初孔  
傳本或作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帑  
從古書同一御字而或訓迎或如字或訓禦同一奴字而或訓子  
息或訓奴婢皆一字可包眾說後人因孔傳訓迎則改御爲迂因  
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帑爲帑據匡謬正俗說奴戮一條經文作奴  
不作帑帑可證詳湯誓孫云周禮鄭注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  
同名案三代以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帑之法  
以此說夏書更不合僞傳釋此經爲辱及汝子其於湯誓又云權  
以脅之使勿犯皆失之江云奴戮者或奴或戮視其所犯文義完  
備夏紀終之云遂滅  
有扈氏天下咸朝

###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 五子之歌

啟之五子因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史紀夏本紀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書序失

國作失邦此今古文之異而其說則同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號  
五觀也惠云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  
將將銘覓磬以力湛濁于酒淫泆亂也阿毓食于野萬舞翼翼章  
聞于大猷之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  
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解云其在殷顛之五  
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  
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楚語士媿曰啟有五觀  
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啟有五觀  
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同族叛亂故觀扈並稱五子之歌墨子述其  
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韋昭國語注王符潛夫  
論皆依以爲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  
氏之誣不待辨而明矣段去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也  
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  
之歌卽觀也五子之歌卽五觀也之蓋謂往觀地觀地卽雒汭  
韋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卽雒汭  
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  
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  
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觀縣非雒汭觀地  
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柴之爲胙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  
尚書固不當以詩歌名篇也皮云段說非也尚書篇名如仲虺之  
誥高宗之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諸篇皆以



之字為助詞也是書敘於四字篇名例加之字無訓之為往者段  
以之歌為往觀說甚鑿而不詞蔡邕述行賦云悼太康之失位兮  
愍五子之歌聲蔡用今文說亦以歌為詩歌不得謂尚書不當以  
詩歌名篇也且斟觀臣瓚謂在東郡括地志謂在青州壽光縣段  
以為即維納亦未可據引墨子諸書以證其說皆不甚瑋子案墨  
子所引武觀乃書逸篇之名並在百篇內與墨子上文所引湯  
之官刑相類而非此五子之歌也楚詞離騷云夏康娛以淫縱非  
此書之太康離騷又云日康娛而自忘又云日康娛以淫遊康娛  
二字屢見則此康娛自縱亦當以康娛二字連文為義其曰夏康  
娛者即指夏啟言啟之康娛自縱略見於墨子竹書紀年山海經  
楚詞天問諸書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云云詳紀  
年曰啟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  
九歌以下天問曰啟棘賓天離騷九辨九歌皆為離騷之證離騷  
騷所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即出海經紀年天問所言之是也云夏康  
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啟乃淫溢康樂是也其下文云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則推本其禍由於啟之失道猶墨子言  
武觀之事而推本於啟之淫溢康樂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啟舞大  
樂於野故屈子墨子皆以為譏以古書考之啟非賢主孟子以為  
賢者為世立教耳王逸注離騷疑啟賢不應有此失乃以夏康二  
字連讀傳會為此序之太康曰夏康啟子太康也不遵禹啟之歌  
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  
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引此書序云云是誤解離騷而因  
誤解書序自王逸始惠氏又改墨子之啟乃為啟子以就其說更

失之武斷矣五觀乃一人之名非五人而此五子之歌則古文書  
序及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皆云昆弟五人是實有五人而別為一  
事與古書所載五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  
序之昆弟五人作何說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下云啟子兄弟五  
人號五觀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  
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納是謂五觀韋昭國語注云五觀啟子  
太康昆弟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  
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為五觀者也諸說皆以五  
觀與五子之歌誤合為一不知書序所云五子之歌在啟崩後太  
康失國之際史記所載甚明紀年所云五觀叛與來歸皆夏啟在  
位時非太康失國之後明先紀年所云五觀叛與來歸皆夏啟在  
為一人與序言五人違異以五觀為五人則無五人並封一處之  
理路史云后啟五庶並封於觀其謬蓋不待辨五觀為啟季子乃  
太康之弟此五人中或有五觀在內亦未可知若謂五觀即此五  
人墨子所引五觀之書即此五子之歌則牽引附會不可信矣魏  
源書古微改五子之歌為五子之過謂五觀隨兄失國過即左傳  
有過氏之過者往邊地逃難臆說無據俞樾羣經平議能辨段氏  
之失又牽引墨子傳合歌字憑空撰出正樂一層更無明證皆由  
不知五觀與五子之歌不得溷為一也逸篇既亡史記又不詳其  
事今古文說皆無可徵宜從蓋闕近儒所說不敢附和又楊雄宗  
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雄言有仍二女  
似即左傳所云虞思妻少康之二姚下文續以五子家降則以五  
子之歌與左傳言少康事相牽並論其詳亦不可攷先謙案楚語  
言啟有五觀與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並舉



而曰此五君者皆有玄德士媿言啟有玄德與孟子言啟賢合是  
啟非無道主特舞樂於野一事為可議耳至離騷云啟九辨與九  
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論夏  
衰而牽連及啟康娛二字雖連文迭見而此處夏康則當為太康  
王逸注不誤何也五子流離道路咎在太康淫縱不君即啟有小  
過而太康能敬慎繼承何至遂有失國之事今舍太康而專責啟  
之不顧難圖後致五子用失家巷則事理不合恐無此立言之體  
也武觀事雜見非樂篇嘗麥解竹書紀年蓋五觀當啟之世先  
後歸其次第五而居觀地故稱五觀亦號五子觀周及太康失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五觀亦與焉故後人指五子為五觀此班書  
人表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所以紛紛致誤也不知五觀雖是  
五子然不能以彼之五子溷於此書之昆弟五人皮說致為塙當  
淇水注頓巨縣故城古文尚書以為觀地者頓巨屬漢東郡史記  
趙世家頓巨東有觀津齊趙於此此淇水所逕在今聊城縣西  
北又有觀縣河水注云古斟觀此浮水所逕在今觀城縣西北至洛  
汭為洛水入河處在漢河南郡成皋縣西今汜水縣西北遠不相  
涉韋注楚語云觀洛  
汭之地斯為謬矣

**太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滅厥德黎民咸**

**貳**君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矣**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

敢盤于**遊田**先謙案左傳滅德立違**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

四年傳未嘗言太康淫于田即辛甲為虞箴亦專以責羿與太康  
無預魏晉閒書出始以后羿之田轉而為太康之田惠云竹書紀  
年帝太康元年畋于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

洛表羿入居斟尋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  
師於戎而弗救陳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母乃不可乎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絳遂不復引夏訓止據其事  
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云云未引虞箴仍及在帝夸羿冒於原  
獸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絳必  
不引此鶻突之語以告悼公也梅云左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使

告於諸侯曰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又在傳因夏民以代夏政厥弟  
但言仲康帝相之後非太康時也書序但言失邦不言羿距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畋**厥弟**

人又仲康之弟皆不當稱昆弟為厥弟者以仲康繼立則其餘四  
云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女當在丁巳  
戊午啟生即次歲方生去癸亥告成之年頗遠故中間數年得三  
過其家門啟以生於戊午計之歷堯舜禹之崩及啟即位改元歲  
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意是時  
其元妃未必存况又立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啟

若存壽百一十四歲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言其大  
限若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妃必與之齊年天子何獨不然是仲  
康等御母以從母年當百十四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惟堯舜逾上壽之外他不少概見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



無復母存矣馮景云篇名五子子者有親之稱時父啟已逝妄意其母尚存特著此句以應合子字耳先謙案五觀稱五子竹書紀年以為王季子季子第五是啟子止五人自當連太康數之潛夫論啟子太康仲康更立昆弟五人皆有昏德此太康在五人內之明證史記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人表太康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亦以太康在昆弟五人內偽書改為厥弟五人則連太康有六人矣五觀何以稱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敗失國○梅云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史記須于洛汭述夫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敘怨○程云五必為太康而作如一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重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德以自振作事時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德以自振作歌者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為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哉追而擬之宜其不當也胡渭云五子之歌識者謂其剽竊傳記氣體卑近至韻句寥寥尤為可怪古無所謂韻韻即音之相應者故賡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當時歌體有然五子之歌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疏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叶者裁四五句豈作偽者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但以掇拾補綴為工竟忘其為當韻邪其一日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姚際恆云周語單襄公曰夫人性陵上者也故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此處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能用此義故改上為下

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土寧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眾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心○梅云中庸夫婦之愚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不見是謀備其微○惠云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韋昭云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左成十六年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奔馬惠云說苑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朽索御奔馬新序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朽索御奔馬說文馭古文御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駁五經異義云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顧命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皮云說苑新序皆云奔馬僞古文改爲六馬誠如惠氏所譏然惠云經傳無言六馬者則攷之猶未確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許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說與易春秋同鄭駁引周禮尚書已見惠說又云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今攷之周書王會解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鼓文宣王時詩也而云趨趨六馬是周已有六馬之制非自秦始皇數以六爲紀乘六馬也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倛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又修身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



不致又議兵篇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莊子逸篇金鐵蒙  
以大縹載六驥之上二子之書皆在秦漢以前王度記齊稷下生  
作不得以爲用漢法也據異義許用今文說而鄭據古文說駁之  
漢法駕駕六安車駕四疑古本有駕六駕四兩法漢兼用之今古  
文家各據其一爲說然則此書雖僞爲人上者柰何不敬不能敬則  
未可專據六馬二字而斷其僞作也  
上不驕則高而不危○梅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爲  
云召誥曷其柰何弗敬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惠云越語出則禽荒入則酒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峻高大彫飾  
畫○梅云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有一于此未或不亾者棄  
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亾况兼有乎○閻云戰國策梁王魏嬰  
觴諸侯于范臺酒酣魯君邇席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  
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  
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亾其國者又晉文公曰後世必有  
以色亾其國者又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云云有一于此足以亾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  
可無戒與惠云郊特牲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  
曰好田好女者亾其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下四方○惠云左襄六年傳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亾○惠云孔子引夏書曰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孔疏云賈逵以爲逸書解爲夏

桀之時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蹟之誕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  
云案經傳曰夏禹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  
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言自禹  
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案晉書謂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傳古  
文謐當見之故五子之歌湯誥諸篇閒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  
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又左傳正義云案王肅注尙書其  
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陸德明經典敘錄云肅注  
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匿之據此二說疑後  
出古文肅所撰也梅云左傳引夏書每句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  
用韻今厥道句獨不用韻不知而妄改也  
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  
萬邦之方閻云邦之六典八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職又見司會  
司書乃歌大禹曰有典有則豈周因于夏禮與抑夏歌襲周禮也  
惠云詩貽厥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  
謀以燕翼子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石供民  
器用通之使和平則甯民足吉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亾○  
惠云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注夏  
書逸篇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其  
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張超謂青衣賦云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其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梅云萬姓仇予予  
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先謙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書七

九



**忸怩** 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閻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象曰：鬱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詞嵇康難自，然好學論云：處在暗室，覩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是鬱陶作喜，用晉摯虞思游賦：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感溽暑之鬱陶兮，余安能乎？雷斯夏侯湛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蓋喜近燠，憂近寒，亦洪範之理。僞傳直作哀思，解非。又云：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詞。忸怩則敘事之語，合竄入五子歌中，以鬱陶忸怩併為一人，口氣不失，卻孟子之文，義乎？梅云：詩顏之厚矣，晉語平公射鵝，**弗慎厥德，雖悔可追**。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程云：墨子非命篇云：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葆惠云：左哀十六年傳：王命蒯瞶曰：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肩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肩征** 奉辭伐罪，曰征。○此梅氏古文之三夏本紀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帝中康，帝中康時，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肩往征之。作肩征書序，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肩往征之。作肩征，今古文說同。陳云：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說，則仲康時也。集解引鄭云：肩臣名，顧命肩之舞衣，鄭注亦以肩為臣名，攷漢書人表，肩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肩，不稱肩侯，是肩為臣名，信矣。皮云：書疏引鄭曰：肩征

臣名誤衍，征字毛奇齡作古文，冤詞不知。孔疏誤衍，用詆鄭君，未一攷集解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

子○梅云：詩商頌肇域，彼四海。天

**肩侯命掌六師**

仲康命肩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先謙案：堯典，肩子朱僞傳解為肩國名，取與此肩侯遙相應，合肺肝如見。義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

**肩后承王命徂**

征，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先謙案：竹書紀年，仲康五年秋九

多僞，**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誓勅之。○惠云：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梅云：左襄

二十一年傳：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

徵定保。杜注：逸書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也。又曰：夫謀而

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謀而鮮過，有謀勳者也。惠訓不

倦，惠我無疆也。僞傳改勳為訓，困惠訓之訓。先王克謹天戒，臣人

而改之，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與詩也。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所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

以入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眾







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又云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者其作夏本紀不曰帝仲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合予又推中康十三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三日積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八閏餘二十四日六三三五二三閏四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〇三五八轉一十九日〇五八八三五盈麻一百五十二日五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一〇日五〇八八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炁時視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庸伐鼓取幣以救之則警奏鼓等禮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僞孔若知此易肇位四海為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為閏四月朔既合麻法又協典禮警奏鼓番夫馳庶人走鼓於社責上公雖有百喙豈能折其角哉

**警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〇說見上

**義和尸厥官罔聞**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所以罪重〇梅云書若罔聞知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亂之甚干犯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麻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〇惠云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卿所引乃周書也梅蹟載之夏書又以為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偽造三墳者遂

**不及時者殺無赦**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以政典為三皇時書矣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官乎〇說見上

**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其賢子弟〇梅云大誥惟予以爾庶邦惠

**予欽承天子威命**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崐岡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〇梅云晉書袁宏三國名臣傳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火焚崐岡可見是晉人語又後漢董卓傳論崐岡之火自茲而焚閭云陳琳檄吳文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鍾會檄蜀文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琳會不相遠而語同足見其時自有此等語而偽孔忘其為三代王者之師闌入筆端此書出魏晉又一佐已惠云周書世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俘解焚玉四千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〇梅云孟子惟天吏則可以伐之盤庚惟汝逸德立政庶習逸德之人在傳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〇閻云易離卦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此用其意又陳琳檄吳文元惡大慙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又云誅在一



人與眾無忌亦此意也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

子同乎流俗合乎汗世詩周雖舊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梅云孟

邦其命維新舊染即舊邦之染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必有成功○梅云左昭二十三年傳吳公子光曰愛克厥威允罔

功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姚際恆云此四句襲吳光語以

亂臣賊子之口不可為訓明甚後世申商之法厥由以興既載入

聖經則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不勝誅矣李衛公問對云凡將先

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

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也靖曰愛設於

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先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

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案問對亦係假託然尚知辨

正尚書之非可謂有識又東坡書傳云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

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又曰不幸而

過甯僭無濫是堯舜以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

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為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盾后之黨臨

敵警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

政輒以此藉口吾不可以不辨蘇所斥近世儒者殆謂安石至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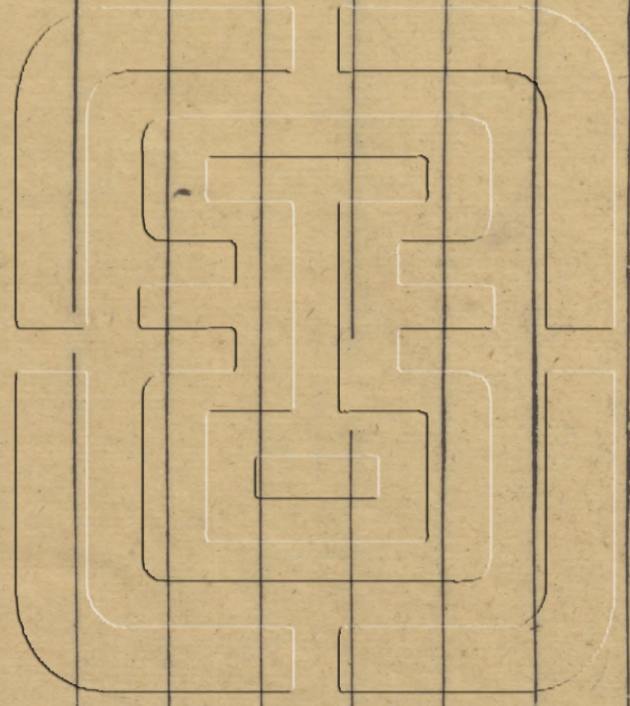
傳作事威克其愛乃臨戰制其爾眾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

勝之語非如偽尚書所云也其爾眾士懋戒哉以辟戮○程云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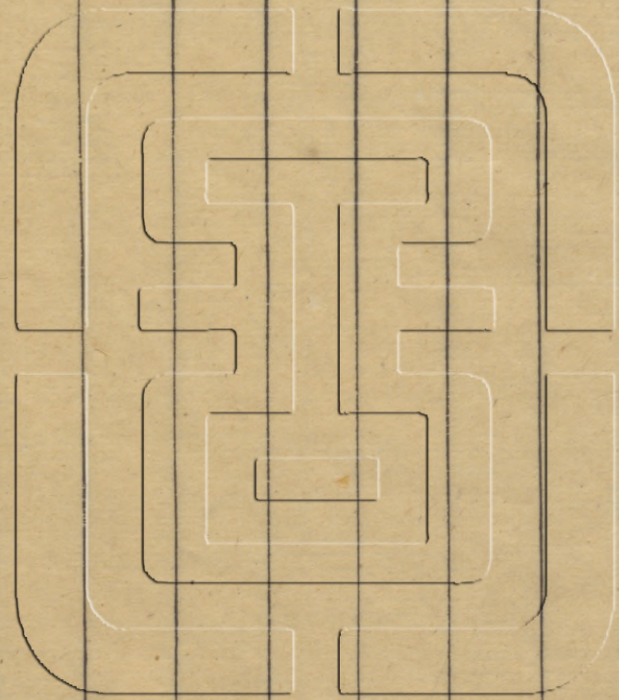
篇以古序紀年為根據而未悉當時用師原委即所集古書諸語

已非切當火炎崐岡以下文詞華美與魏晉檄文無異上視甘誓

簡嚴厚重有霄壤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舊染汙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處亦有未合







尚書

孔傳參正八

湯誓第一

**商書** ○書疏引鄭云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有天下之號殷本紀  
 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蓋鄭所本集解引鄭  
 云商國在太華之陽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  
 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高所封也然則契始封在今陝西商州  
 左襄九年傳疏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為天下號與鄭說  
 異孫云左傳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則商  
 丘是闕伯所居非契所封之商殷紀云自契至成湯八遷蓋自相  
 土遷居於此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是襄九年疏又云如鄭意契  
 居上洛之商至相土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  
 為一代大號此說最明後又稱殷者以殷庚遷殷故然不全改商  
 號詩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先後二號並言之湯  
 名履見論語堯曰篇殷紀云主癸子天乙立是為成湯集解引張  
 晏曰禹湯皆字也二在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商之王皆  
 以名為號諡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索隱稱天乙者譙周二夏殷之  
 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  
 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湯誓

戒誓其士眾 ○殷紀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  
 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以告令師作湯誓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  
鳴條之野作湯誓今古文說同白虎通謚篇湯死後世稱成湯以  
兩言爲謚也風俗通皇霸篇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毫  
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  
下所歸往也崔駰大理箴夏用淫刑湯誓其軍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

言今文與古文同○王曰者殷紀作湯曰段云白虎通曰質家言  
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  
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殷紀下文踐天子位作湯誥  
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作湯曰古文作王曰殷紀  
於湯作誓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下乃云桀敗于有娥  
之虛桀奔于鳴條是湯未敗桀之前已稱王矣皮云白虎通言質  
家先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也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  
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  
是其時未稱王殷湯號武王據後言之耳然據史官所書則固當  
稱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使人易曉與五  
帝紀作堯曰舜曰不作帝曰夏紀作啟曰不作王曰其義正同非  
用今文作湯曰也先謙案湯稱王在伐桀前史記自是明證亦未  
有改正朔而不稱王者殷紀作湯曰與五帝夏紀例同非今古文  
異則皮說得之○格爾眾庶悉聽朕言者殷紀作格爾眾庶來女  
悉聽朕言來女二字史公以訓詁代格爾誤倒在眾庶下上格汝  
二字乃後人誤加下作女上又作汝此謬誤之顯見者悉盡釋詁

文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稱舉也舉亂以諸侯

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今文與古文同○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匪台小子敢行稱亂非匪通用字稱舉故訓字集解引馬云台我

也釋言稱舉也說文再再舉也故史公以僞爲舉段云當是本

僞衛包改之詳牧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殷紀作有夏多罪

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

之子維四句先後倒易又多今夏多罪四字段云以漢書考之尚

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

也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或閒編此正閒編之一證皮云據史記所載疑史公所傳今文  
尚書本與古文不同以文義論似史記文繁義複不如今傳本文  
從字順然文從字順者正恐後人改竄之本未可專據今傳本爲  
是疑史公古本爲非也釋言殛誅也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

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  
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今文與古文同夏字衍○今文同者殷  
紀作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政爾女同我  
后謂桀釋詁后君恤憂廢舍也穡爲嗇者說文嗇愛濇也田夫謂  
之嗇夫方言嗇積也特牲饋食禮注嗇者農力之成功廣雅釋言  
害割也政謂政令言我后力役不休妨民農時是廢舍我之穡事  
而爲害民之政也段云僞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贖也孔疏云為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  
三字以暢經意耳據史記則今古文皆無夏字今本據孔疏妄增  
非予惟聞汝眾言不憂我眾之言○予惟聞女眾言今文與古文

作維今古文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帝不敢不正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文亦在有夏  
多罪下孫云夏氏者周語稱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胙以天

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夏雖為有天下之號實即氏也汝眾俱  
言夏氏有罪天聽自我民聽予畏天不敢不正夏之罪上帝天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其曰有罪其如台○女其田有罪其如台者殷紀如此如台作奈  
何以訓詁代經孫云如台為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台

何聲之轉江云其奈何呼號無告之甚也段云高宗彤日乃曰其  
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紀皆作其奈何然則今文說台不

訓我偽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為長殷庚上下稽曰其如台  
如台如何也偽傳訓台為我語亦不順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

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  
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尚書句法典引云作者七十有四人今

其如台而獨闕也言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為  
奈何而不封禪也

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夏之邑居謂征賦重○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割夏邑今文與古文同一作率奪夏國○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如此釋文引馬云遏止也止眾力即上文舍稽事也○率割夏邑  
者白虎通京師篇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

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割謂割剝之虐政一作率奪夏國  
者殷紀如此割作奪三家文異謂奪其收斂也邑國故訓字說文

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眾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台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  
俱亡欲殺身以喪桀○有眾率怠弗協者殷紀作有眾率怠不和弗協

今文與古文同○有眾率怠弗協者殷紀作有眾率怠不和弗協  
作不和以故訓代之也集解引馬云眾民相率怠惰不和同釋詁

協和也說文協眾之同和也○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者殷紀  
作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時作是曷喪作何時喪及作與以

故訓代之段云曷當是本作害衛包改之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  
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史記集解選西日吾亦以矣呂

覽慎大篇新序刺客篇亦載桀自比日語因桀常以日自況故眾  
有此言孟子梁惠王篇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岐注

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  
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案趙亦讀書為

曷曷何也何與大義通故訓為大其以此二語為湯誓眾之詞乃  
今文異說陳喬樞以為小夏侯說也書疏引鄭云桀見民欲叛乃

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亡我與女亦皆夏德若茲今朕必  
喪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今爾尚輔子一  
往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釋詁茲此也



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大與汝爵賞

汝古文也今文輔作及賚作理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

紀如此釋言庶幾尚也孫云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詰也予一

人者白虎通號篇尚書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

己材能當一人耳論語曰百姓有過在子一大段云觀湯自稱予

一人則篇首稱王志其實也○予其大賚汝者史記集解引鄭云

賚賜也予其大理女者殷紀如此錢大昕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

圭瓚鄭引作賚釐理義亦通孫云理與釐

通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釐賜也理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其言僞不實○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古文也今文無作毋○無作

母者殷紀作女毋不信朕不食言釋詁食僞也孫炎註食言之僞

也郭注引爾不從誓言不用命○爾不從誓言今文與古文予則

此經以證爾不從誓言同○今文同者殷紀作女不從誓言

孛戮汝罔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孛戮汝罔有攸

赦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作子則罔有攸赦

俗字罔借字當作奴詳見甘誓戮作僂借字罔作無故訓字段

云匡謬正俗云商書湯斷字誓云子則孛罔汝孔安國傳云

猶泰誓稱囚孛正士亦謂或囚或孛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

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僂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

矣玉裁案此條盡正為奴字而後可讀亦可以證尚書之本作奴

矣古子子女奴婢統稱奴其既也假孛為奴其後又製孛字為之詳

見甘誓至斲字見汗簡芻字見薛季宣書古文訓豈唐初書已有  
是與斲者斲之譌古假斲為誓也芻者參之譌古假參為戮也中  
論賞罰篇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孛戮汝罔  
有攸赦此孛字亦校書者所改書疏引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孛  
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孫云古無  
從坐之法漢法因暴秦之舊未能盡除鄭用漢法說經失之罔有  
攸赦者軍法無赦令非常法也常刑則有赦史記秦始皇  
紀二十六年於是急法久者不赦是不赦者亦秦法也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此梅氏古文之  
四殷紀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中  
謂作誥集解引徐廣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桐仲虺作誥今古文  
說同史記用今文而中謂皆古字段氏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  
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  
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惠云魯語桀

奔南巢梅云孟子湯放桀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韶濩者曰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閻云季札論樂非據詩書

為言猶有慙德即孔子謂武未盡善意今誤以評樂之言入之湯  
語使聖人心事曖昧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苟有絲毫



之慙聖人必不為之觀湯誓今朕必往之  
 詞及論語元杜昭告之語豈抱慙者邪  
 實孫僑對晉人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楚語王孫圉曰使無  
 以寡君爲口實蘇輿曰來世二字不見於經莊列書中間有之然  
 莊子引楚狂語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論語止作來者往者二  
 字蓋濫觴於周末而盛稱於佛典梅取以入經殆爲不倫且篇首  
 著此數語似湯諷仲虺作誥如後世君臣勸進之爲非獨誣經抑  
 且誣  
 聖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程云逸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梅  
 云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無主以治  
 之則強凌弱眾  
 暴寡而亂矣  
 惟天生聰明時又  
 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梅云  
 也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之危險若陷泥墜  
 大淫昏惠云孟子坐于塗炭應璩與  
 從弟君苗君胃書濟蒸民于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  
 禹舊服  
 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  
 統其故服○梅云詩商頌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多方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意如  
 湯詩纘禹之緒皋陶謨粥成五服  
 循其典法奉順天  
 命而已無所慙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言託天以行  
 虐於民乃桀

之大罪○惠云墨子非命篇引仲虺之  
 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  
 厥師  
 言爲主也○惠云墨子非命篇帝式是惡龔喪厥師一云帝  
 伐師惡用闕師一云帝式是憎用爽厥師喪一作爽者周語單襄  
 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閻云墨子  
 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僞  
 古文易之云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爽爲明不與墨子悖乎又云  
 立政帝欽罰之乃佚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周用商所  
 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此乃云上帝不善桀而用商受王命一是  
 商興一是代商興語意相反既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簡略也賢  
 會用爽厥師且誤用式商受命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而無勢則  
 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惠  
 云左昭一十八年傳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  
 書芮良夫解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稗  
 始我商家  
 曰實蕃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稗  
 國於夏世  
 欲見剪除若莠生苗若稗在粟恐被鋤治簸颺○惠  
 云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左傳孔子曰用稗稗也  
 小大戰戰罔  
 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  
 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之理○梅云史記桀乃召湯而囚之  
 夏臺已而釋之詩戰戰兢兢呂刑殺戮無辜姚際恆云如此說湯  
 之伐桀爲自全免禍計先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邇近也不近  
 發制人非爲救民塗炭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聲樂言清簡



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  
受命而貨殖焉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  
史記有貨殖傳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者勉於德  
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  
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梅云秦誓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論語過  
則勿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梅云魯  
語湯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  
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  
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閻云孟子葛伯仇餉繫於亭眾往耕下此古文湯征篇文也湯  
一征自葛始亦應為其文今竄入仲虺之誥非也又云書曰湯一  
征一節自葛始亦應為其文今竄入相雜偽古文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  
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為后我  
凡三見斷為書詞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後  
我后之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  
若仲虺對成湯不得斥其號偽古文輒變其詞曰初征自葛又其  
苦心閃縮處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偽古文縮為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又云偽傳葛伯遊行云云不曰毫  
眾曰童子而泛曰農民若葛伯所殺即葛人與湯無涉故與孟子  
違以掩其勦孟子之迹用心如此將誰欺乎先謙案帝王世紀云  
湯始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

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湯亭是也謚考之事實甚失其正孟子  
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縣之葛鄉是也湯  
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畊有童子  
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甯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畊有童  
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  
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書是也世  
紀多引晚書以相應和是其朋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惠云  
謀作偽之顯證惠氏懸引之曰奚獨後予○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  
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君來其可蘇息○惠云孟  
子書云後我后后來其無罰一云后來其蘇帝王世紀云成湯有  
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東征  
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為而後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  
我故仲虺誥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也○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初征  
自葛  
亂侮亡程云左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  
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左傳惟取亂侮亡為仲虺  
語兼弱攻昧為古武經語且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  
詩以明撫弱者昧為古武經語且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  
不得分取亂侮亡為仲虺語兼弱攻昧為武之善經亦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撫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  
取之亡者昌盛○閻云左襄二十九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曰亂者  
虺有言曰亡者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  
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之證推亡固存一句即從上亡字增出  
存字以釋書詞故曰國之道也國之利也今以推亡固存湊併書  
詞以國之利也等句改爲邦乃其昌以叶韻兩處傳文割  
剝聯綴使經如補衲傳無完膚矣梅云洪範而邦其昌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梅云上二句即孟子荀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也下二句即孟子  
不能充之無以保妻子也孟子又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失道者寡助寡  
助之至親戚叛之  
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  
義制事見荀子易君子義以方外敬以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直內詩以保我後生惠云孟子湯執中  
聖而事之○惠云吳子昔楚莊王曰寡人聞之能得其師者王能  
得其友者霸荀子堯問篇其在仲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  
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呂覽驕恣篇楚莊  
王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  
所擇而莫謂人莫己若者亡  
如己者亡謂人莫己若者亡  
亡之道○說見上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惠云古文  
禮記中庸好問近乎知先謙案中庸愚而好自用  
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殖有禮覆昏暴  
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梅云禮表記事君慎始而敬終  
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語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  
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隆有禮之謂也  
道命之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此梅氏古文之五殷紀既緇夏命還  
爲古文異 詳書序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眾

周書序又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惠云誕告出盤庚萬方出逸湯誓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

予一人誥庶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梅云顧命王若曰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上帝欲字天也衷善也○梅云晉語梁

天降衷于吳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若有恆性克綏厥猷

生中庸天命之謂性先謙案詩皇矣上帝

惟后順天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惠云韓非

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棟謂言仁言性言誠皆

見偽書其不可據也明矣程云周書常訓解天有常性梅云中庸

率性之謂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

修道之謂教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作威刑以布

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惠云左傳臧哀伯曰滅德立違洪

惟君陳無倚勢作威何害於為君大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誤

惇耳先謙案牧誓俾暴虐于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

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梅云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辜稱冤訴天地○梅云左哀十六年傳余

曰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

無不徧諭也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過天禍之故下

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惠云國語單襄公曰天道

賞善而罰淫左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梅云微子天毒降災

于殷呂刑上帝不綱降咎于苗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天

威謂誅之○梅云湯誓非台小子多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

士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

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梅云論語子

今皆不通文理妄為改竄以不敢赦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用玄牡之上又以有罪變作請罪字於下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尚書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孔傳參正九

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此梅氏古文之六據殷本紀云湯崩太  
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子外丙三年崩立外丙弟中壬四  
年崩伊尹適立太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作肆命作祖后仁篇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肆命祖后以太甲元年係成湯既沒之下  
與孟子史記不合序亦偽也辨見書序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  
殯而告○惠云漢書律麻

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  
資有牧方明先謙案漢志引伊訓稱元年偽書改稱元祀此亦拘  
拘於爾雅年祀之分惟恐  
失之○一證也餘詳說命  
奉嗣王祇見厥祖居位  
侯甸羣后咸在

在位次○惠云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  
 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  
 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願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  
 冕黼裳九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  
 祇見其祖願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



后成在則崩及見廟是周因於殷也棟謂如張柬之說則知梅賾竊顧命之文明矣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梅云論語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

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呼莫無也言皆安之○程云墨子明鬼篇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

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

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王賈誼新書君德篇引靈臺詩而云文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

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

弗謹閻云左傳上天降災梅云盤庚乃話民之弗率晉語驪姬曰

無必假手於武王左隱十一年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

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先謙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始也始

案墨子天志篇云乃曰吾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始也始

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毫○惠云唐石經作朕載自毫書序

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

宮朕載自毫趙注伊訓尚書逸篇名鄭注書序云鳴條南夷地名

孟子引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

帝王世紀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又云夏師敗績乃伐

三股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毫三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雷與

東夷也今安邑見有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永懷湯

鳴條邑昆吾亭云云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永懷湯

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今王嗣厥德罔

商王之德○程云禮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今王嗣厥德罔

不在初厥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梅云召誥今王嗣受

不在厥初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

自貽哲命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

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閻云禮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睦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梅云論語無求備於一人淮南汎論訓君子不責備於一人以

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敷求哲人俾

輔于爾後嗣同敷求先王又惟此哲人酒誥在今後嗣王惠云墨

子尚賢篇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又曰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

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

子非樂篇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未言作於何時然左昭六年

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杜注言刑書

不起於始盛之世則湯之官刑必作於湯之叔世不為湯所制明

矣不為湯制即不出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或曰鞭作

官刑虞舜有之豈湯無官刑邪子曰湯時非無刑特麗於官刑勒

為一書以豫告下民則湯未嘗有此法即九刑之作原於周公誓

命之言非周公自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

為之書何況禹湯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荒淫樂

酒曰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惠云非樂篇又云曰

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

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敢有殉于貨色恆于

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百殍其家必壞喪

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

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

俗○惠云論語侮聖人之言逸周書有耆德篇梅云鄭語史伯曰

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吳語子胥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梅云孟子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邦君有一

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頰涅以墨蒙士例謂下

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朱彝尊云肉刑非舜五刑舜命皋陶

流鞭扑贖賊是以苗民始作五虐之刑夏商無明徵伊訓其刑墨

偽古文未足深信周官分職掌之司刑肉刑其助於周與蘇輿云

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

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是夏商用肉刑漢儒已有此說荀子云刑

刑之謂先有五刑而後象之也其時風俗醇美罹法者少即象刑

人以爲恥亦無犯者所以明刑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

措至極也朱說非詳見堯典又曰念哉率作興事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中庸洋洋乎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亦孔之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天  
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惠云大較本墨子而有詳略  
梅云康誥惟命不于常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賴慶○梅云易小人  
傷而弗去也漢昭烈戒子曰勿以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無  
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說具上閭  
云賈子有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君  
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  
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太甲戒太甲故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七殷本紀帝太甲既立  
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  
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案據殷紀書名太甲下  
當有訓字又太甲立三年始有放桐之事放桐三年而後歸政則  
六年矣序以為既立即放顯與史違以致後人異說紛紜不可據

信辨見書序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梅云不惠自

毛傳阿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

伊尹也伊尹也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梅云禮大社稷宗廟罔

不祇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梅云惟尹躬克

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梅肆嗣王不

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

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嗣王戒哉祇爾厥

辟辟不辟忝厥祖

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不辟忝厥祖 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惠云淮

南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梅云左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

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孟子周公坐以待旦姚際恆云作偽

者改昧旦為昧爽以避下句旦字閣云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

且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見湯憂勤之甚而舉以告嗣

王乎若漢劉向之不寐達旦鄭當時之夜以繼日至明旦趙廣漢

連綴此語者不惟文理旁求俊彥啟迪後人開道後人言訓戒○

不通亦太不曉事矣 梅云書曰佑 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亾祖命而不勤德

啟我後人 無越厥命以自覆以自顛覆○梅云禮緇衣太甲曰

無越厥命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梅

口之類左傳儉德之共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

也金滕惟永終是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度也度機機

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欽厥

度釋則中○梅云禮緇衣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惟朕以懌萬世有

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

歎美無窮○先謙案雜語汝亦有辭 王未克變太甲性輕脫伊

尹至忠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以不己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梅云孟子夫豈不義賈子

曰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

天性習貫如自然閻云茲乃不義隱與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相表裏以錯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

不使世人迷惑怪之○梅云孟子予不狎于不順左成十六年傳

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仇 王祖桐宮居憂往大桐宮居憂位○皮

既沒而太丁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

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

成周道深莽意重居攝並舉伊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為民

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

乃復退位趙岐孟子注放之於桐邑史記集解引鄭云桐地名也

有王離宮焉書序伊尹放諸桐傳云湯葬地也又造偽古文云

王祖桐宮居憂以實其說帝王世紀亦云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

宮可居在鄴西南皇甫謐即造偽書者不知劉向云殷湯無葬地

是西漢人並不識湯陵所在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

行水災因行湯冢蓋至此始知有湯陵而皇覽云湯冢在濟陰毫

縣北郭東去州二里與偽傳不同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

有湯冢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前後兩說並存

一沿皇覽之說一沿偽孔之說其真偽皆不可知閻云後漢郡縣

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下注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有湯冢判



然二縣所有豈得指桐為湯陵墓地乎然偽孔欲附會太甲居近  
先王則訓於義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  
年之制顯悖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梅云晉語  
子尤為怪矣以終克成令名程云孔叢子曰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  
王又曰佐相以終克成令名程云孔叢子曰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  
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  
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  
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案家語孔叢子出與晚書同時晚書竄其語  
於中以相標榜也

###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  
關○此梅氏古文之八閭云治麻者以至朔  
同日為麻元漢書律麻志遇至朔同日悉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  
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  
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  
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為  
子月也或問周改月於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乎余  
曰亦徵於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  
四月於周為五月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故後一月為周正月建  
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為周正月建

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  
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為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  
先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  
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至配上帝之故也班志曰言雖有成湯  
太甲外丙之服以冬至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曰配上帝是旦朔冬  
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為孟  
統可謂推法最密者矣而偽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  
有二月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為正朔祠告復辟皆當以  
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實改月未  
常以十二月為歲首曷為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則十  
二月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  
為歷元而書之乎余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  
補顏師古漢注之缺且以證蔡傳之多誤也或又問子以十二月  
為建子則如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  
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蘇子瞻既  
言之矣余豈敢復以崩年為改元乎蓋成湯為天子用事十三年  
而崩則崩當於丁未太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始正月建  
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  
甲元祀之末非太甲元祀之初也總之認十有二月乙丑為即位  
之禮不得以十有二月為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為至朔同日  
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為建子也或曰伊尹當即位  
之初祀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故曰伊尹訓余曰冬至以  
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乎或又曰劉歆三  
統麻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子何獨劉歆之是從乎



余曰余亦非漫信劉歆也自古治麻者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獨  
 劉歆載武王伐紂時日徵之於國語伶州鳩太甲時日徵之於古  
 文尚書余之從夫劉歆者亦以其原本經傳而從之也不然一三  
 統麻也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獨謂  
 杜預之謬後人之議前人也如是余又將安所適從哉又云元祀  
 十有二月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但踰月即位太甲稱元於湯崩之  
 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但踰月即位太甲稱元於湯崩之  
 矣但不改月又與麻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從余故  
 折衷於二者之間著為此論自謂頗不可易云皮云閣說甚辨猶  
 未免沿書序之誤殷紀湯崩立外丙三年崩立中王四年崩乃立  
 太甲與孟子合是太甲繼中王而立非繼湯而立也古文書序成  
 湯既沒太甲元年則直以太甲接成湯抹撥外丙中王兩代與孟  
 子史記不合矣此古文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書序之不可信者詳觀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即吉服也踰月  
 云周語內史興曰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惠云復歸于亳見孟子閻云偽古文出王肅之學肅錯解中月而  
 禫為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即吉故撰太甲三祀十有  
 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非以是月為月朔乃以是月為服闋而即  
 吉也服果闋於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於湯崩之年丁未一年二  
 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若踰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  
 而後服闋反復推究無一可者蓋作偽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既  
 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  
 之制上測古人蓋至是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而其偽愈不可掩矣

生○梅云盤庚不能胥匡以生惠云禮表記太甲曰民非  
 后無能胥以寧吳書駱統傳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 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 須民以君四方○惠云表記太甲曰后 皇天眷佑有

**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願

之美○梅云太甲方知改過自新即謂之克終厥德非聖人慮終  
 之語亦與下文太甲圖惟厥終之言相戾先謙案召誥無疆惟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

自致不善○梅云洛誥王拜手稽首詩不明爾德先謙案殷紀云  
 太甲不明暴虐閻云太甲不得稽首於伊尹為誤做洛誥元闕皮

補云洛誥王拜手稽首孔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兩處  
 之文相同閻氏以為誤做洛誥者案殷紀伊尹攝政權稱王明見史記

紀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事雖相同而周公攝政權稱王明見史記  
 及禮記明堂位逸周書明堂解荀卿子書兩攝政權稱王明見史記

尹未嘗稱王周公叔父之尊伊尹異姓之卿是伊周雖同而不盡  
 同成王可稽首於周公太甲不當稽首於伊尹且臣拜而君答拜

古禮之常臣未拜而君先拜臣則無是禮洛誥篇先云周公拜手  
 稽首然後王答稽首傳云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是也太甲篇

先但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並未拜手稽首太甲遽稽首  
 於其臣傳云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則害於義矣君雖有過不當

遷後衰世之事非三代前所宜有也故以為誤做洛誥 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梅云左昭十年傳子皮曰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酒誥曰惟民自速辜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言天災可避

自作災不可逃

○惠云禮緇衣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孽不可以追孟子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既往

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言已已往之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惠云左傳楚

共王曰未習師保之教訓又展喜曰匡救其災梅云論語既往不咎詩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金滕惟永終是圖

于下惟明后

言修其身使信德合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

不悅

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梅云淮南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

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

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召誥越厥民茲服厥命

乃曰後我后后来無罰

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本出一處偶為引者所增易實於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宋

小國章兩引書後我后后来其蘇後我后后来其無罰是也柰何

偽作古文者既以后來其蘇竄入仲虺之誥復以

后來其無罰竄入太甲篇中可謂迂遠不切矣

王懋乃德視乃

厥祖無時豫怠

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

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

○梅云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

詩永言孝思先謙案論語貌思恭

聽德○惠云楚語伍舉曰臣聞朕承王之休無斁

國君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

我承王之美無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此

梅氏古文之九惠云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以仁政為常鬼神無

常享享于克誠

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惠云唐

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此真西山之言也噫偽書安可據

哉梅云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

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

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惠云韓非子與亡國同事有不



可存也淮南說林訓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

與亂同道難與為謀先謙案肩征厥后惟明明與此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湯言

文惟明明后一語而顛倒之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湯言

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

行之○梅云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

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

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

○梅云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無輕民事惟

難無輕為力役之事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慎終于始於始

於終思始○梅云荀子議兵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

以道義求其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意勿拒逆之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鳴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念慮道德則得道

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梅云左傳不索胡獲荀子事雖小不為不成禮文王世子引語曰

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鄭注一一人也此經直

用鄭注改為一人而刪有字閻云禮記稱世子今入伊尹口中

訓長君非也蓋見釋詁曰元良首也遂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

以此語實之耳郭璞彼注元良未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覆國

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邦其永孚于休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梅云君爽厥基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咸有一德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此梅氏古文之十殷

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偽孔列太甲後誤辨見書序姚際恆云詳

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

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為歌而為文耳諸經傳記於伊尹並無告

歸致仕之事作偽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

取配周公復政將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

甲朝陳戒於太甲夫贊襄於湯曰咸有一德喜同德之助陳交泰

之休於義可也若陳戒於太甲而曰咸有一德則是矜功伐善且

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為一德豈復人臣對君之體司馬貞反據

偽書以史公記於成湯朝為顛倒失序可謂巨謬篇中句末用德

字者十一句末用一字者四句末用一德者四句中所用一字德

字又不在此數殆學語者所為耳惠云禮緇衣引尹吉曰維尹躬

及湯云云盼視太甲鄭注吉當為告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

之告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臆書有也當康又注惟尹躬天

見于西邑夏云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



絕策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據孔氏逸書為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故鄭以尹誥為伊尹告成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偽書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一德為陳戒太甲之詞失之遠矣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梅云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歸邑陳德以戒○惠云戰國策商君告歸姚際恆云此既造為復政因造為告歸下有嗣王新服厥命語是太甲歸亳後尹即歸矣

然君爽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襄二十一年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太甲歸後尹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偽經太甲初喪時即放之自攝太甲歸後旋即復政若始終未嘗相太甲者

孔疏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猶及沃丁之世壽百餘歲此告歸之時應已七十左右也予

案太甲後為賢君稱太宗享國綿長乃置伊尹於不問未嘗一日畱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終身翫然於其君蓋萬無是理也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故難信○梅云君爽天命不易天難謀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亾

詩天難謀斯又曰天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亾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惠云常厥德即易恆其德也厥德匪常即易不恆其德也墨子非樂篇九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有以亾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問道之○梅云多士上帝不保詩監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觀四方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主矣

天命○梅云禮緇衣尹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閻云君前臣名禮也周公自名於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為旦未有自稱字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此篇正序在湯誥後各單作明居前史公亦親受逸書者即繫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王贊美湯君臣之詞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作偽者止見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遂以緇衣所引竄入口中又撰其詞於前曰惟尹躬克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可啜乎

**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惠非天私我云詩商頌奄有九有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梅非云楚詞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言不一○梅云詩二三其德左成八年傳季

**二三動罔不凶**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其德何以長有諸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

乎



降之災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

厥命又曰王乃初服終始惟一 一時乃日新 言德行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梅蹟

厥命又曰王乃初服終始惟一 一時乃日新 乃日新之義○惠云論

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安國注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

吉大學湯之盤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

不忠良非其人○梅云禮王制任官然後爵之論語 臣為上為德

舉賢材禮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 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 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其難無

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德非一方以善為主

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乃可師○梅云論語

而亦何常師之有程云左 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言以合於能 俾萬

成六年傳夫善眾之主也 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言以合於能 俾萬

姓咸曰大哉王言 一德之言故曰大○梅 又曰一哉王心 能一德

○梅云荀子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言為王而令萬姓如

用心一也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則能保安先王之

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 嗚呼七世之廟可

梅云大誥克綏受厥命先謙案詩天生烝民 嗚呼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 惠云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

可以生謀棟謂王肅生七廟以駁鄭君故嘗疑偽古文王肅撰也

七廟制始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

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

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為受命之主而

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

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為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

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荆三宗不毀之說班氏和

之王肅又因之以攻鄭於是造偽古文者改呂覽所引商書五世

為七世孔晁虞喜干寶又皆在偽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

說不知其離經而畔道也皮云惠氏說詳明堂大道錄禘說金鶚

求古錄禮說駁之金謂劉歆有功於經惠氏以為畔經離道不可

以無辨子謂劉歆亂經之人金氏以為有功於經尤不可以無辨

漢初廟制不應古法不知迭毀又立廟寢於郡國園陵翼奉貢禹

韋元成匡衡始稍釐正至東漢後大壞皆稱宗皆不毀實由劉歆

宗無數之說啟之鄭君以七廟為周制說本翼貢韋匡王肅復作

聖證論以難鄭張融評之當矣劉歆有降殺以兩之說王肅遂有

尊卑同制之疑不知廟制本於服制服不過五故親廟止於四天

子不別為高祖之祖與父制服何獨為高祖之祖與父立廟古天

子與諸侯異者天子有始封祖又有受命祖故商周以稷契為始

封祖而湯亦稱烈祖文亦稱太祖一為始封一為受命故可並稱

祖而不嫌既皆稱祖則必皆有廟故禮緯云殷五廟至子孫六周

六廟至子孫七也若諸侯止有始封祖無受命祖故止五廟然據

魯而論周公魯公皆始封祖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是魯亦有



六廟此皆禮由義起而非常數正與周有后稷文武故有七廟相  
類常數則天子諸侯皆止五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是  
商止五廟之明證禮緯言殷六廟商書言五廟者蓋作書時湯  
猶在親廟也予有天子七廟二祧攷七篇姑著其大略於此 萬  
夫之長可以觀政可知○說見上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以君  
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惠云國語引夏書眾非元后何戴后  
非罪無與守邦大禹謨襲用其語此又襲其意而變其詞閻云禮  
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監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與國語皆以  
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合告君語氣今倒置之則是告民  
語氣不容出伊尹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對大甲之口矣 成厥功 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  
尹問伊 成厥功 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梅云匹夫匹婦見孟子答萬章

尚書

孔傳參正十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左哀十一年傳引此經為盤庚  
之誥釋文引馬云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  
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殷本紀帝陽甲崩  
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  
居成湯之故居迺遷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  
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  
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  
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  
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書序盤庚  
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不言何時何人所作俞樾  
云作盤庚以諷小辛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呂覽慎大  
篇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  
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  
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而有徵矣百姓思盤  
庚而作盤庚三篇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其中下二篇則取  
服正法度即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其中下二篇則取  
盤庚於始遷之時告誠其民之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  
一篇也後漢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



引帝王世紀云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為上篇盤庚下宜為中篇盤庚上宜為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然則作書者何以顛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熟而能詳於是亦附其後焉此中下之篇所以作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依生之舊合為一篇而其義則從史記案書疏引鄭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為臣時事下篇盤庚為君時事此古文說皮云漢石經合為一篇蓋本伏生之舊同史公之義若如鄭古文說則三篇非一時作不得合為一篇矣漢人以盤庚為去奢行儉不止杜篤賦言之鹽鐵論本議篇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漢書楊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翼奉傳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張衡西京賦盤庚作誥率人於苦後漢郎顛傳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後漢紀崔實論世事云昔盤庚遷都易殷民之弊荀悅申鑒云盤庚遷殷革奢即約曹翔漢敬隱后頌曰盤庚儉而

弗怠皆今文說與去奢行儉之旨合漢書孔光傳光議曰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宜嗣光習大夏侯尚書亦今文說也先謙案魏志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楊氏世傳歐陽尚書以此經為三篇漢書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是已分三篇為三卷矣上篇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敘作誥之由為經文立案既云民不往有居則非遷都後事甚明俞說誤也上篇誥臣以敷于民中篇將遷時誥民後兼及臣下篇既遷後誥臣篇次不紊鄭以上篇為盤庚為臣時事據篇中我王來及王若曰為言白虎通引不施予一人為臣下尊王之詞則是盤庚尊稱陽甲與鄭說盤庚為臣時事合班氏通義用夏侯尚書然則以上篇為盤庚為臣時事亦夏侯遺說不自鄭始也此書大義自當依史記小辛時百姓追思盤庚而作惟遷都之舉始於陽甲為君終於盤庚綏眾事言先後當時臣民必有記錄追思者本之而作皆紀實之詞與盤庚自為之誥無異楊彪所云非有異說也

**盤庚遷于殷** 毫之別名 ○盤庚遷于殷今文與古文同盤一作般

同之證盤一作般者楊雄傳般庚所遷作般洪适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熹平石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字作般經五經散字釋文盤本又作般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是古文不異廣雅釋詁遷徙也殷紀集解引鄭云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楊雄兗州牧箴云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與史記







承繼也古謂先王言今不繼先王之事是不知天矧曰其克從先  
之斷絕我命矣劉云斷命對下承我命續乃命言矧曰其克從先  
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矧曰其克從  
况克能也釋若顛木之有由葉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木之  
詁烈業也若顛木之有由葉木有用生葉哉○若顛木之有由  
葉古文也今文作若顛木之有由葉○若顛木之有由葉者說文  
或从木辭聲不下云古文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葉○若顛  
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葉○若顛木之有由  
之是作由者古文作粵者今文獻聲一字而異體作葉者古文作  
櫛而與粵連文者為今文矣釋文引書粵枿則今文粵櫛亦作粵  
曰枿是古文一作枿之證據說文引書粵枿則今文粵櫛亦作粵  
枿矣段云枿蓋梓之譌體說文云古文言由枿者謂孔安國所傳  
壁中古文此許親見孔壁尚書之證左昭八年傳猶將復由此由  
當作粵猶將復粵與上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詩序由儀萬  
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以生訓由以宜訓儀此由亦當作粵商書古  
文左傳詩序皆假由為粵耳說文顛下云頂也顛下云木頂也一  
曰仆木也顛字可包木頂之訓木頂可兼仆天其承我命于茲新  
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  
都而曰新邑者五遷以來所都無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我  
定至是復故邦雖舊而新也

徙欲如此○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今文無微盤庚敷于民  
○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者釋詁紹繼綏安也盤庚敷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  
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今文與古文同○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者殷紀云盤庚乃誥諭諸侯大臣史公以諸侯大臣說文敷下云覺悟也  
由在位以教于民故但云告諭諸侯大臣也說文敷下云覺悟也  
鴻範云謀及庶民則商家之制每有大事必告知眾庶周禮小司  
寇亦云以致萬民而詢焉是也○以常舊服正法度者殷紀云法  
則可修史公說此經意也說文度法制也正謂修正之以有常之  
故事正其法度即杜篤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今文無微○曰無或  
輩所云去奢行儉之政○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今文無微○曰無或  
規上者戒朝臣○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今文無微○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者釋文引馬云箴諫也書疏引鄭云奢侈之俗  
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箴以無伏之廣雅釋  
詁伏藏也周語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注箴刺王闕說文箴綴  
衣箴也故有所王命眾悉至于庭眾羣臣以下○王命眾悉至于  
諷刺亦謂之箴王命眾悉至于庭庭今文無微○王命眾悉至于  
庶民非也上文明言由在位以教于民又敕母隱小民之諫言則  
至庭之眾必皆臣下無庶民在內矣隸古定本庭作廷通王若曰  
用字說文廷朝中也蓋朝中無屋故謂之廷釋詁悉盡也王若曰  
格汝眾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教○王若曰格汝眾古文也今文格  
格汝眾予告汝訓作裕予告汝訓今文無微○王若曰格汝眾者



代陽甲諭眾臣云王如此言也今文格作裕者白虎通號篇向書曰王曰裕汝眾皮云白虎通用今文故作裕不作格非誤字也方言裕猷道也是裕猷皆訓道道為治道之道亦為教道之道古無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以大誥猷為大誥道此作裕者當如大誥之猷莽誥之道裕汝眾謂教道女眾也或以為王即盤庚若曰者小辛時史臣追述文非○予告汝訓者釋詁訓道也告汝以道民言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今文無微○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者說文黜貶下也下文亦云汝克黜乃心劉云時眾臣驕侈各懷二心故首告以謀去私心江云無傲慢而懷安較偽傳為長段云**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其政○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今文無微○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者釋詁圖謀也廣雅釋詁任使也舊人久於其位**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一作譎偽傳以修字上屬為句非○古文播一作譎者說文譎下云敷也商書曰王譎告之段云此壁中故書也王即謂上先王○修不匿厥指者孫云楚詞王逸注修遠也廣雅釋詁匿隱也釋言指示也說文有指字云意也指亦同旨言王為敷告之言行之甚遠無隱其意指者江云王敷告之以所當為舊人修明之不隱匿其指意王用是大敬之言君臣一德一心也連下王用不欽為說於義亦通**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

不欽三句今文無微○王用不欽云云者孫云釋言逸過也王敬其令無有過言民從其令用是變化二不字詞也劉云匿厥指則德意不下達有逸言則民聽疑惑舊臣無之故能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謂○今汝聒聒今古文並當為今女慙慙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今文無微○今古文當為今女慙慙者釋文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案說文慙下云拒善自用之意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慙慙是訓拒善自用者作慙不作聒馬與說文同是古文本作慙也又重文聒下云古文从耳皮云古文从耳作聒則從心作慙者是今文段以慙為古文聒為壁書各執一說就經義推之今文之為慙不為聒固無疑也偽傳云無知之兒所用本亦必作慙不作聒段云唐以前尚書作慙故釋文大書慙慙今本釋文大書聒聒者因衛包改書字作聒故開寶中李昉陳鄂等並釋文改之玉篇心部云慙愚人無知也耳部云聒無知兒廣韻十三末云慙愚慙無知此皆用偽傳無知之兒為說衛改慙為聒者以書疏引鄭云慙矜矜讀如聒耳之聒慙矜矜難告之兒鄭義與許馬偽孔諸說皆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謹聒之謂云讀如聒耳之聒者讀如非讀為也衛誤認慙聒為古今字汗簡云聒古文聒字出尚書可證汗簡之說皆出包妄改以後說文云聒古文慙不云古文聒也集韻十三末慙通作聒亦惑於天寶後之尚書蔡沈訓聒聒為饒饒多言五百年來其說包之遺毒如此○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者江云起造言也信古申字謂申說也此戒羣臣浮言則起信險膚非謂聽信人言乃責其



興造險詖膚浮之語而申說之以惑眾也說文訟爭也非子自荒  
所造之言專以沮撓國事故云予不知女所爭何謂

**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

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非子自荒茲德今文無徵惟汝含德  
不惕予一人古文也今文舍作舍惕作施予若觀火今文與古文

同○非子自荒茲德者江云茲德茲君臣一德也荒廢也言先王  
與舊人一德今予與汝不能然非子自廢此德也○惟汝含德者

孫云史記云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則今文舍德與荒德語意相對較含為合○不  
舍其德而弗勉也先謙案舍德與荒德語意相對較含為合○不

施子一人者白虎通號篇云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  
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段云今文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  
作施廣雅釋詁移施狄馘也曹音施失異反馘亦鼓反皮云白虎

通用今文作施與史公說異而與鄭說近鄭以上篇為盤庚為臣  
時事則予一人為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

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侯尚書閒與古文說合也孫云爾雅郭注  
引韓詩云惕惕悅也言汝不悅從我也詩釋文六引韓詩曰施善

也施蓋惕之緩讀善義亦近悅也○予若觀火者夏官序官注燿  
讀如予若觀火之觀陳云鄭注禮在注書前其讀燿為觀當用學

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注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燿火  
謂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然則此經觀火

與司燿之燿皆當訓為熱觀火者猶  
言熱火也先謙案蓋謂若火之方揚

**予亦拙謀作乃逸**  
逸過也我

徙是我拙謀成汝過○予亦拙謀今古文當作予亦拙謀作乃逸  
今文無徵○予亦拙謀者說文燿下云燿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

曰予亦燿謀讀若巧拙之拙王鳴盛云許云讀若巧拙之拙後人  
遂改尚書燿字為拙非也經言予威若熱火之猛烈但予之自謀

也鬱也上也字衍當作火光鬱也集韻六術燿燿煙兒九迄燿字  
下云燿燿煙出也玉篇燿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近是孫云

我如燿火之不用其光謂無赫赫之威也陳云今文尚書當與古  
尚書同作燿謀江云唐本改拙隸古定本亦作燿○作乃逸者江

云司土作六軍之士執披鄭注謂使之也作乃逸者使汝縱逸  
不從令也劉云作始也為也言始於憂勤終於逸

**若網在綱有條**  
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今文無  
徵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今文與古文同○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者說文綱下云維絃繩也紊下云亂也從糸文聲商書曰有  
條而不紊言汝當從上教令若網之有綱綱舉則有條理而不紊

亂○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者漢書成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  
云乎服田力耜乃亦有秋渚若農二字引經體不拘也穡作耜與  
漢石經殘碑無逸篇合應劭注農夫服田厲其膂力  
乃有秋收也此今文說以喻盡力遷徙則可永安

**汝克黜乃心**  
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汝克黜乃心  
 四句今文無徵○汝克黜乃心云云者孫云言汝能去其傲慢從  
 康之心施實德於眾民以至於婚姻僚友乃可大言汝有積德時  
 諸臣之不欲遷居者方自謂有積德於民於婚友皆虛言也江云  
 不字若依本義訓大則大乃敢大言不詞甚矣召詰不能誠於小  
 民說文引丕作不金滕丕子之責鄭注讀丕為不是丕不字通言  
 汝母以浮言相煽使民得居樂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  
 土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乎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  
**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  
 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乃不畏戎毒于  
 遠邇情農自安今文無徵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今  
 文與古文同○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者釋詁戎大邇近  
 也說文毒下云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故毒之言害也言水患大害  
 於遠近我當畏避汝乃不畏大害而不願遷是如怠惰之農苟自  
 偷安而已○不昏作勞者張衡西京賦云何必昏于作勞反用書  
 語明今文與古文同釋文昏馬同本或作散音敏爾雅昏散皆訓  
 強故兩存段云昏聲古音在第十三部氏聲在第十二部昏从氏  
 省不从民唐人誤認為民聲故高宗有詔改葉昏二字不知昏非  
 从民也諱昏作昏而適與古合矣昏聲與民聲音韻亦多誤不昏  
 作勞大司寇注竟為不慙作勞可證也書疏引鄭云昏讀為散敬  
 勉也是古文經本作昏鄭讀為散故或一本作散文選冊魏公九  
 錫文嗇民昏作李注引般庚曰不敬作勞而孫炎爾雅注三國志  
 裴注作不昏作勞然則古本皆作昏一也陳云昏者敬字之消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者後漢傅毅傳毅迪志詩云農夫不  
 怠越有黍稷農夫不怠反用書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三  
 句越有黍稷反用書越其罔有黍稷句明今文與古文同反服字  
 通用說文反下云治也畝下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越粵字通黍  
 下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稷下云齋也齋或作黍  
**自生毒** 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  
 言和諧百姓是汝自生毒害江云此因羣臣以浮言恐獨下民  
 而責之則此百姓是民詩節南山卒勞百姓亦謂民為百姓也  
**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為敗禍姦宄以自  
 敗禍云云者孫云方言露敗也敗亦為露魯語里革曰竊寶者為  
 軌用軌之材者為姦軌同宄釋詁裁危也裁同災言乃致敗禍發  
 露其姦宄之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  
 以自危其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徙是先惡  
 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  
 所及○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今文無徵汝悔身何及古文也  
 今文身作命○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者言敗露之後民皆惡  
 其浮言惑眾惡當讀烏故反諸家訓為以惡導民非也說文奉承  
 也釋言恫痛也言既先見嫉惡於民而又自承其禍痛則悔何及  
 矣○今文身作命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命何及馮登府云上文屢  
 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悔  
 命何及即所謂罔知天之斷命也較悔身義長  
**相時儉民猶胥**



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

過口之患况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相時儉民古文也今文儉作散古文一作憊猶胥顧于箴言三句  
今文無徵○相時儉民者釋文馬云相視也儉利小小見事之人  
也今文作相時散民者石經殘碑作相口散口散即散也古文一  
作憊者說文憊下云疾利口也从心冊聲大徐本从商書曰相時  
憊民商書詩段云憊與儉義同而音異女部嫺下曰从女剛省  
聲此亦當為剛省聲轉寫譌脫耳剛省聲則與散字異音同王鳴  
盛云立政儉人釋文云本亦作憊馬於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此  
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彼戒成王立政故言勿用佞人此則儉安  
而欲沮人謀故云小小見事之人皆望文爲說也時是也散民猶  
凡民也○猶胥顧于箴言云者箴刺也孝經言滿天下無口過  
釋言逸過也則逸口猶口過謂過言也言儉民尚顧畏箴刺恐發  
言有口過矧我能生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曷何  
殺汝尚可輕發邪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  
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  
汝曷弗告朕三句今文無徵○汝曷弗告朕云云者孫云廣雅釋  
詁曷何也莊子釋文引司馬注云沈深也說文沈下云讀若告言  
不正曰沈疑告言不正是沈字言汝何不以民情告朕反相動以  
虛言恐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尚火炎不可嚮近  
惑之深不可信用尚可得過絕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  
滅今文無徵古文若一作如偽傳其猶可誤解○古文若作如者

左隱六年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  
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段云惡之易也四  
字隳括上文汝不和吉言以下七十餘字蓋以其詞繁而約結之  
古人早有此法說尚書者謂此四字爲偽孔所刪而擅補之轉使  
女曷以下三十餘字爲一句一氣貫注之文中生橫縻矣先謙案說  
文燎放火也其猶可撲滅者言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  
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則惟汝眾二句今  
文無徵偽傳訓靖爲謀非○則惟汝眾云云者釋文引馬云靖安  
也此條疏釋文元孫云藝文類聚引韓詩曰靖善也靖又與靜通  
詳堯廣雅釋詁安靜也義又與安通言汝自作不善以致刑戮咎  
不在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人言人貴  
不貴舊○遲今古文並當作遲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古文也今文當與古文同一作人惟舊器非救舊維新○今  
文遲作遲者段云集韻六脂云遲侍夷切遲任古賢人書遲任有  
言案此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云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自衛  
包改尚書之遲作遲開寶中又改釋文云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自衛  
夷則與直疑反不甚別可據集韻以正譌字說文遲下云或从尺作  
遲般庚作遲自是古本如此石經殘碑人維舊上有言曰二字則  
今文與古文同釋文引馬云遲任古老成人書疏引鄭云遲任古  
之賢史○人維舊器非救舊維新者石經殘碑作人維舊口口殺



舊下關 是今文作人維舊器非救舊也舊上無求字下求作殺段  
云古及支通用殺即救江云救以求為聲故借為求字大司徒以  
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日中鄭云故書求為救是以救為求又堯  
典旁述亦為旁救又以救為述也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新  
據上句與石經合明今文止作人維舊無求字下句器惟新約經  
為文明器非救舊下有惟新二字惟當依石經作維今古文之異  
也皮云風俗通窮通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  
舊蓋三家本異或有惟字與古文合江云引此言者明用人當用  
舊人故我不絕爾善用器則不然舊則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當更新者以喻國邑圯毀當遷新邑也  
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  
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古我先  
王三句古文也今文予下有不字逸一作肆○今文予下有不敢動  
者五經異義引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  
用非罰案先王謂湯也殷紀云般庚詰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  
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即約此文非罰謂罰之不當也逸一  
作肆者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  
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此今文作肆勤之證皮云詩谷風既  
諒我肆毛傳肆勞也左昭三十年傳若為三師以肆焉杜注肆猶  
勞也肆勤謂勤勞王事蔡舉楊祖考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  
父胥及肆勤之義又蔡邕中鼎銘宣力肆勤肆勤亦即肆勤小宗  
伯肆儀為位注故書肆為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肆學記宵雅肆  
三釋文皆云肆本作肆是肆與肆通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也言  
蔡用今文作肆勤實勝逸勤之義

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世選爾勞予不掩  
爾善古文也今文掩作絕○今文掩作絕者詩文王疏引五經異  
義云謹案易爻位三為公二為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食舊德  
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云云則見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論語與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  
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皮云許  
引此經為諸侯卿大夫世祿與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用  
今文義也司勳事功曰勞言乃祖父有勞於王室我先王以來世  
世選錄汝祖父之勞故我不絕棄汝之善不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絕者大傳所云諸侯子孫采地不黜也  
祖其從與享之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  
掩汝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今  
文與古文同一無夫字與字偽傳以夫享為烝嘗本鄭說○今文  
同者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  
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三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  
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  
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  
謂也一無大字與字者韓詩外傳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  
侯以十里為異引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無大字與  
字據校商書無之陳云外傳與大傳說同足證三家詩皆用今文  
尚書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  
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外傳是也大傳以十五里五  
蓋衍字皮云陳說非也春秋繁露爵國篇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  
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與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



傳脫五字耳伏韓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證以董書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為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之國其後為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鄆入于齊此國滅而采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黜而猶得為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國繼絕世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並不訓為功臣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為是今本大傳疑後人據古文尚書增之司勳凡有功者名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鄭注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詞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大亨謂烝嘗也惠云王者吉禘之禮行於春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行於冬謂之大烝左傳烝嘗禘于廟是也祭統之大嘗禘司勳之大烝皆喪畢之吉禘一也又云烝嘗禘本四時之祭吉禘因之而有禘大嘗大烝之名又云祭莫大於喪畢之吉禘一王終嗣天子即位奉新陟之王升合食於明堂上自郊宗石室旁及毀廟下逮功臣無不與食合數十世之主行配天之禮故謂之大禘孫云大享謂禘祭于明堂曲禮大饗不問卜注云祭五帝於明堂禮器大饗腥注云大饗禘祭先王也疏引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禮器又云大饗其王事與下言諸侯之貢諸侯之賓是大饗即禘祭也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惟禘有諸侯助祭公羊文二年何休注禘所以異於

禘者功臣皆祭也案經云大亨即禮記大饗也云爾祖其從與享之知為禘也鄭云大亨謂烝嘗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謂夏殷時禮也祭統又云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案此則大亨當是禘嘗而鄭以為烝嘗者據司勳文也書疏云嘗是烝之類故鄭以嘗配烝秋冬之際尚及功臣則禘禘可知又釋大亨云若烝嘗對禘禘則禘禘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禘祠為小鄭雖舉烝嘗為大享亦未嘗不兼禘禘也爾雅禘為大祭凡祭之大於餘祭者皆得為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及宗廟五年一祭皆為禘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是烝嘗亦得名禘也王鳴盛云公羊文二年傳何注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是禘有功臣禘無功臣然禘祭兼毀廟未毀廟之主所祭既多固不便更及功臣禘雖穆主於文廟昭主於武廟所祭差簡但禘禘皆序昭穆雜以功臣則非序昭穆矣當專主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非德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作福作災二句今文無徵○作福作災云云者江云作災猶言作威也威福之加必當功罪孫云祭邑發秋政順陰義也非德謂發爵賜服之不當也出田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子告汝于難今文無徵若射之有志古文也今文

若射之有志

○子告汝于難今文無徵若射之有志古文也今文







汝眾○凡爾眾其惟致告今文無徵○凡爾自今至于後日各恭  
眾其惟致告者命致其告詞於下使咸知之  
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  
文恭並作共齊乃位度乃口乃口今文作爾口僞傳以法度居汝  
口不詞○古文恭作共者段云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妄  
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刪去釋文共音恭之語書  
古文之厄至斯而極今文恭作共者漢石經殘碑作各共爾事釋  
詁共具也○今文作齊乃位度爾口者石經殘碑如此齊乃位者  
廣雅釋言齊整也言整肅其位勿紊亂度爾口者度當爲敷江云  
古人作字輒有從其聲而省其文者如邇作爾諸作者說作兌之  
類皆是此經以度爲敷省去支旁說文敷閉也閉塞其口於謹允  
當罰及爾身弗可悔身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罰及爾  
江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懼之段云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  
然蔡邕所書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  
隸釋所載迄錢唐黃易所藏殘字翁方綱所摹勒皆然則上篇中  
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雖爲一篇固有區別蓋書序云作般  
庚三篇般本紀亦云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而始出故般庚之  
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

尙書

孔傳參正十一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盤庚作者書疏引

鄭云作渡河之具惟涉河以民遷者耿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其有眾

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眾○乃話民之弗

告也言也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說文話下云合會善言也釋詁

率循也誕大也言合會民之不循教遷居者而善言大告以誠於

其有眾末三字或下屬爲句段云馬作

咸造勿褻在王庭

單而讀爲亶與雜詁乃單文祖德同咸造勿褻在王庭眾皆至

王庭無褻慢○咸造勿褻在王庭今文無徵○咸造勿褻在王庭

者釋文造馬云爲也蓋即鄭所言爲渡河之具勿褻者謂眾心肅

靜段云眾經音義十五媿嬪條下引尙書咸造忽媿孔安國曰媿  
慢也傷也案忽者勿之誤褻本作媿蓋衛包改之引傳文亦與今  
不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盤庚乃登進厥民者江云王廷無堂則經  
言登進不得解爲登堂但招來之使前進耳先謙案民數至眾非  
升高則言不遠聞盤庚乃登句進厥民句則無疑於無堂可登矣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今文

毛傳荒虛也。江云古佚字。省作失。君奭。過佚。前人光。漢書王莽傳。引作過。失前人光。公羊成二年。傳佚。獲也。釋文佚一本。作失。史記。太史公自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皆以失為。

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嗚呼古我前后

前。后。者。以下。文。推。之。嗚。呼。當。作。於。戲。罔。不。惟。民。之。承。令。文。與。古。文。同。嗚。呼。古。我。前。后。碑。作。口。口。口。民。之。承。江。云。讀。當。至。保。字。絕。句。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孫。云。文。選。注。二。十。五。引。薛。君。章。句。云。承。受。也。說。文。保。下。云。任。保。也。蓋。言。任。使。下。文。承。汝。俾。汝。俾。亦。使。也。洛。誥。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是。承。保。讀。當。絕。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民。亦。安。句。承。保。猶。易。言。容。保。民。也。

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君之政

經殘碑作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今文感作高。觀餘論亦載保后胥

高四字。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者。孫云說文憾憂也。謂后亦與

民共憂。患釋詁鮮罕也。浮讀為孚。言君民親附罕有不孚於天時

者。孟子云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是也。后胥高鮮以不浮于天時者

江云胥相也。詩聿來胥宇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詩度其鮮原鮮

謂適于山也。浮過也。禮表記恥名之浮于行也。是浮有過義。殷降

經言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於天時也。

**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

疏引鄭云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降大虐者謂先王時天降大災

猶詩云降此大戾也。江云上篇盤庚遷于殷謂殷地此言殷降大

虐直謂國為殷矣。前此國惟稱商如詩商頌皆稱商惟殷武詩稱

殷是在盤庚後則稱殷自此始。先王不懷者當連厥攸作為句釋

詁懷安也。詩毛傳作始也。言先王不安其所始居之地。莊述祖云

懷同也。往而不回。猶言祖落對云言遭家不造。先王祖謝不獲親

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之廟。誣古人矣

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誣古人矣

別為一解。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視民利用遷。今文無徵。○厥攸

於義亦通。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視民利用遷。今文無徵。○厥攸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惟民之承

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大虐先王不懷

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汝眾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予



○子若顛懷茲新邑三句今文無徵○子若顛懷茲新邑云云者  
釋言若順懷來也顛呼也孫云不詞也言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  
惟承保汝之故汝當從其志勿違之江云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  
惟汝故之以以字讀當絕之言為安集汝故也左昭十三年傳莒  
人愬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又昭十八年傳侈故之以蓋古  
人有此句法不讀曰不言不從汝苟安之志先謙案江讀較長不  
作不義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亦較順○汝作爾邦作國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試以爾遷安定  
厥國段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古文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各依  
其壁藏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  
之本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  
多今字者石經殘碑作今女不馮登府云有今字語氣乃咸大  
緊接今文是也江云朕心之所困謂故都圯毀不可居也乃咸大  
**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  
心二句今文無徵○乃咸大不宣乃心云云者釋詁咸皆欽敬也  
說文忱誠也江云詩淇奧釋文引韓詩宣顯也言皆大不顯白其  
心孫云宣讀為和王引之云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于邦國  
都鄙即小司寇職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也禮檀  
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曹伯廬蓋宣言桓聲之誤也是宣爾惟自  
聲近桓禹貢和夷鄭注讀和為桓則宣乃心謂和乃心也爾惟自  
**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爾惟自鞠自苦今文  
無徵○爾惟自鞠自苦者釋言鞠窮也即說文鞠字省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  
舟云云者孫云臭讀為殞說文殞腐氣也又云殞腐也或作朽爾  
廣雅釋器朽臭也言爾徒自窮苦譬如登舟不渡坐待其朽敗爾

**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  
禍至自怒何瘳差乎○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今文無徵不其或稽  
自怒曷瘳今文稽作迪怒作怨○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今文無徵不其或稽  
連也言爾之誠信不連屬於我不圖共濟惟相與沈溺而已釋文  
屬馬云獨也案獨之言專也誠信不專注於上而肆其浮動是不  
病愈也其或畱止不進自患怒何能愈乎今文稽作迪怒作怨者  
石經殘碑作口其或迪自怨案釋詁迪進也此仍以乘舟

**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欲徙是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  
乃災今文無徵汝誕勸憂古文也今文誕作承○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者謂不謀長久以思乃沈溺之災○汝誕勸憂者孫云釋詁  
誕大也廣雅釋詁勸助也言無遠謀如此大足助災耳江云左昭  
元年傳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杜注開憂兆勸憂猶兆憂也今  
文誕作承者石經殘碑作口承勸憂段云誕從延聲延承雙聲皆  
訓長也東觀餘論載女承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又  
較多邪先謙案諸家釋勸字未諦下文其上今字無解遂成羨文  
竊謂當以汝承勸憂今為句言汝但長勸以今之遷徙震動為憂

○子若顛懷茲新邑三句今文無徵○子若顛懷茲新邑云云者  
釋言若順懷來也顛呼也孫云不詞也言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  
惟承保汝之故汝當從其志勿違之江云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  
惟汝故之以以字讀當絕之言為安集汝故也左昭十三年傳莒  
人愬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又昭十八年傳侈故之以蓋古  
人有此句法不讀曰不言不從汝苟安之志先謙案江讀較長不  
作不義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亦較順○汝作爾邦作國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試以爾遷安定  
厥國段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古文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各依  
其壁藏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  
之本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  
多今字者石經殘碑作今女不馮登府云有今字語氣乃咸大  
緊接今文是也江云朕心之所困謂故都圯毀不可居也乃咸大  
**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  
心二句今文無徵○乃咸大不宣乃心云云者釋詁咸皆欽敬也  
說文忱誠也江云詩淇奧釋文引韓詩宣顯也言皆大不顯白其  
心孫云宣讀為和王引之云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于邦國  
都鄙即小司寇職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也禮檀  
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曹伯廬蓋宣言桓聲之誤也是宣爾惟自  
聲近桓禹貢和夷鄭注讀和為桓則宣乃心謂和乃心也爾惟自  
**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爾惟自鞠自苦今文  
無徵○爾惟自鞠自苦者釋言鞠窮也即說文鞠字省











我先王當日安汝祖汝父亦有遷居之事皆以爲是安非虐也○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云云者言汝不近法乃祖乃父乃祖乃父將  
絕棄汝不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  
救汝死矣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  
念貝玉而已言其貪○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今文無徵  
○今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者釋詰其具也說文貝海介蟲也  
居陸名焱在水名始桓寬鹽論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  
王會解若人元貝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蚺黃白文餘泉文李陸璣  
餘蚺貝甲黃爲質白爲文采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采陸璣  
詩疏云貝龜鼈之屬其文黃質白文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  
玉紫點爲文行列相當大者徑尺六七寸管子國畜篇玉起于禺  
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年八百里先王爲其涂之遠  
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地數揆度二篇亦然其重以珠玉爲幣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  
夏之幣黃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  
爲三等黃金爲上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  
寶藏不爲幣然則秦後貝玉始不爲幣江云孟子梁惠王篇太王  
居邠事狄人以珠玉逸周書王會解稱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其  
正北諸國之獻有白玉是商時以玉爲幣矣言今予有治理庶政  
同居有位之臣徒知共具貝玉貪冒貨賄何足貴乎經至此方並  
責羣臣對眾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古文也  
民斥言之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古文也  
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乃  
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古文也今文我高后作

乃祖乃父○今文我高后作乃祖乃父者釋文我高后本又作乃  
祖乃父段云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不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  
作不刑于朕孫句絕陳云陸不言又作本爲誰氏本則非馬鄭王  
本可知三家今文多與壁中本異蓋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今文  
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附載之耳先謙案朕孫唐石經作朕子孫  
不乃依江氏讀爲不乃言子孫在位惟知保聚貨賄不顧國家大  
政乃祖乃父無乃將上告乎其上告之言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  
奈何乃祖乃父無乃將上告乎其上告之言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  
言汝父祖開道湯太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迪  
高后今文無徵不乃崇降弗祥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不永○迪高  
后不乃崇降弗祥者江云乃祖乃父既敢迪我高后不乃重降之殃  
禍乎說文祥福也祥爲福則弗祥爲殃禍矣崇作興弗祥作不永  
者石經殘碑作口口與降不永侯康云興崇義通文選東京賦進  
明德而崇業薛綜注崇猶興也孫云不字同不永言不長也祥  
以羊爲聲養漾俱長也今文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  
作不永知弗祥亦謂不長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  
予告汝不易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嗚呼作於戲者石經殘  
碑作於戲今予下關書疏引鄭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  
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  
古文同○永敬大恤者謂國遇大憂之事當永敬其君上惟教令  
之從上下一心方足以禦憂患濟艱難○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  
乖離無胥絕遠勉其同患相恤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或以為百官族姓案此明告羣  
臣不必旁及支屬義可統之  
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  
謂綏爰有眾上云告爾爾志謂此爾無共怒協比讒言子一人我  
孫云詩正月洽比其鄰左傳二  
十二年傳引作協比與此同義  
之功美○古我先王二句今文無徵○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多前  
先王謂湯釋詁將大也正鳴盛云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後屢遷  
而王謂成湯大湯多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  
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  
王下適于山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  
泛指五遷非善功于我國○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  
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  
也今文嘉作綏○適于山者適往也鄭注立政云亳東成皋南轅  
轅西降谷故云適于山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故虎牢後  
漢郡國志河南郡緱氏縣有轅轅關降谷今永甯縣北用降我凶  
德綏績于朕邦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凶德綏績下關降下也民  
居墊陷不安定之是我為君之凶德適山之後地高水下民無災  
害是降下我凶德而安業於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沈溺  
我邦也釋詁綏安績業也  
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今我民二句今文無徵  
○今我民云云者今對古言指未遷之時廣雅釋詁析分也釋詁

極至也言我民為河水蕩決分析離其室居無有定至之處王鳴  
盛云此正指祖乙圮耿之事三代時河患惟是為甚然諸臣以從  
遷為苦蓋尚止於瀕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己本心  
河侵溢之患而已  
萬民以遷古文也今文作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今爾惠  
朕害祇動萬民以遷者石經殘碑作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  
以遷段云東觀餘論亦載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曷字洪氏所  
無疑黃氏臆補凡曷字今古文皆作害其作曷者後人所改匡謬  
正俗引多方害弗夾介古文之證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  
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慎如是孫云釋詁惠順也  
曷盍也祇敬也祇震聲轉震振字同堯典震驚史記作振驚皋陶  
謨日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並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  
鄭注祇或作振言今汝承順我何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  
不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為得邪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  
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肆上帝今文與古文同  
碑作肆上下闕釋詁肆今也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者釋詁  
亂治也粵于也越粵同言今天將興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  
三句今文無徵○朕及篤敬云云者公羊昭元年傳及猶汲汲也  
釋詁篤厚也恭敬也言我汲汲厚敬恪恭奉承民命以順天心用  
為共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兮用此經文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



由靈冲童童人謙也吊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

引諡法曰幼少在位曰冲說文通至也古字吊與通同江云靈謂

龜則必由靈龜以下也禮禮運麟鳳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皆大

龜龍謂之四靈易頤初九舍爾靈龜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皆大

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各非敢違卜二句今

文無徵○各非敢違卜云者釋詁宏大也廣雅釋詁賁美也言

汝眾各不敢違卜宏大力也

之美舉是汝眾相助之力也

隱哉○嗚呼二句今文無徵嗚呼當於戲尙皆隱哉今文隱

哉作乘哉○嗚呼作於戲者以上文推之當然邦伯師長百執事

之人者邦伯州伯也禮王制千里之內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

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

州州有伯鄭注以爲殷制虞夏及周皆曰牧江云地官序官鄭注

師之言帥此師蓋卽謂連帥長卽屬長也又云王制文尙有卒正

此不及之者卒正之上爲州牧連帥其下爲屬長舉上下而卒正

該在其內百執事之人謂在朝之臣金滕云二公及王乃問諸史

與百執事蓋惟在內之臣乃得問及遷都時畿外諸侯各率其屬

以衛從王故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並呼告也○尙皆隱哉者孫

云釋言隱占也郭注隱度上言非敢違卜故此云尙皆占哉先謙

案上文綏爰有眾鄭注安隱於其眾也鄭用隱字卽本經文隱猶

安也言眾人庶幾皆以爲安不必致疑今文隱作乘者石經殘碑

作口口乘哉孫云宰夫鄭注乘計也言當計度之猶云隱度也江

云鄭七月箋云乘治也言尙皆治其職哉皮云石經后胥高鮮江

訓爲相度高山以經文適于山證之江說較合予其懋簡相爾念

敬我眾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眾民○予其懋簡相爾念

作予其勛簡相爾念敬我眾懋作勛○今文懋作勛者石經殘碑

之字多通作江云易繫詞虞注簡閱也相視也言予其勉閱視汝

尙思念敬我眾民哉先謙案邦伯師

長以下皆召見之故云勉閱視汝

謀人之保居敘欽

朕不肩好貨今文保作萃○朕不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

居敘欽今文保作萃○朕不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



以爲利如是者數爲之則財貨生生不窮此之謂生生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者書疏引鄭云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先謙案惟能養人及謀人之安居者敘而敬之即上文優賢揚慝之旨也今文保作萃者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張敦仁云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文朕不肩好貨下文無總于貨實正相照合臧庸云此萃居即經之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近故文異然則古文作保居今文作萃居其說蓋猶齊語所云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離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處賤之也

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二句今文無徵○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云云者釋言若順也言我既進告爾以朕意無論汝心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當進皆自用功順否當罔有不敬聽之

**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當進皆自用功德○無總于貨實二句今文無徵○無總于貨實云云者說文總聚束也廣雅釋詁庸用也戒諸臣無聚于貨實生殖以自用孫云上自言不作好貨此較其臣以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用布示民生爲萬民之事不可與之爭利

長任一心以事君○式敷民德二句今文無徵○式敷民德云云者釋言式用也說文敷施也式敷民德上文所謂施實德于民也釋詁肩克也言在上好貨則德不下究己不愛貨寶用施德澤於民永克一心事君則國家無疆之休矣

尙書

孔傳參正十二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此梅氏古文之十一殷紀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今古文說同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陰默也居憂信默二年不言○惠云顧命恤宅四制引同陰作闇無逸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呂覽重言篇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喪服四制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鷓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既虞剪屏柱楣也注儀禮喪服亦云柱楣所謂梁閒後人別以信默爲訓既曰

默又曰不言語病於複而義不可通也僞傳於無逸既然此經又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是僞孔不知亮陰之卽居喪也尙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既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於三年之中猶信默於三年之外也杜預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大



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為心喪後來譏杜氏之非者有人而知晚  
書之非者無有不有鄭注何以救之閻云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年今文亦不盡合如周公告成王肆中宗享國七十  
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稱年不等  
或謂此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耳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  
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子謂多  
方亦云天惟五年須服之子孫云云非對商民稱商君乎疑祀年  
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  
記皆然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既免喪其惟弗言喪  
然以爾雅為藍本唯恐或失之情見乎詞矣既免喪其惟弗言喪  
猶不言政○惠云左傳請免喪而後聽命閻云無逸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其惟二字承上三年不言起下句言乃  
雍今上下皆剛獨留此句其惟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  
二字無著語氣不完何以便住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  
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先謙案呂  
年傳叔向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命王言惟作命不  
書曰聖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  
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先謙案楚語卿士患之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  
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惠云呂覽高宗乃言曰以余  
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先謙案楚語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  
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與我  
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惠云嵇康幽憤詩奉時恭默楚語君  
子獨居思道先謙案楚語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  
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傳氏之巖在虞虢  
聖又云使以象旁求聖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肖似似所夢之形○傳巖詳上惠云孟子傅說舉于版築之閒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左右○顧炎  
作相之文惠云殷紀舉以為相賈誼鵬鳥賦傅說胥靡兮乃相武  
丁此晚書所本墨子云傅說庸築乎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  
公羊隱五年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  
也先謙案楚語得傅說以三公者何天子之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  
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先謙案楚語而使朝夕規諫  
又云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  
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先謙案  
渡大水待舟楫○先謙案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  
楚語若津水用汝作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救旱○先謙案  
楚語若天旱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  
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我心如服藥



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先謙案楚語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惠云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注書逸篇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欲使爲己視聽○先謙案楚語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正汝君○梅云詩及爾同僚盤庚暨予一人猷同心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其職使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梅云孟子有復于王者曰惠云說苑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承意而諫之○梅云戰國策任瘞曰主聖則臣直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命而諫者乎○先謙案皋陶謨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之任○此梅氏古文之十二惠云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

乃進于

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

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惠云楊雄劇秦美新云奉若天命墨子尚同篇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疑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曰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助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明也

邾文公曰天生民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而樹之君餘見上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立之主使治民○梅云顧命其能而亂四方洛誥亂爲四方新辟先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謙案不惟逸豫即墨子否用泰否用佚意

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天爲明欽若出堯典梅云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甲冑起兵惟衣裳在論語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梅云禮緇衣兇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

惟干戈省厥躬當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怨己不尙害人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才○說見上惠云管子大匡篇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



戒慎此四惟之事信惟治亂在庶官言所言得人則官不及私昵能明政乃無不美惟其能不加私昵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慮

惟其能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

必讓以得之梅云老子曰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一事非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程云左襄十一年傳書曰居無啟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

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梅云左定元年傳

士彌牟曰啟寵納無恥過作非云論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

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

兌命又云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鄭注純或為煩閻云黷于祭祀二語與高宗彤日相表裏偽傳特

為揭出以錯解為實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

事詳見高宗彤日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可服行梅云詩我

言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說拜稽首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惠云左昭十

年傳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

曰非知之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

難行之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

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

云皋陶謨帝曰來汝禹湯誓非台小子程云竹書紀年小乙六年

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

絕無徵驗國語云武丁入河即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也

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為賢而後命世子從之

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干乎君爽云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乙之所不知武丁時方見用且紀年殊不

可信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

書殆因紀年出而後作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業遜居田野

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惠云據紀年

是居河就學於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於河也故楚語白公子張

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自河徂亳暨厥終

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即位也自河徂亳暨厥終

罔顯自河徂亳暨厥終言汝當教訓於我

遂無顯明之德說見上爾惟訓于朕志使我志通達梅



云盤庚今我既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惠云詩商頌亦有和羹

魚肉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

語必交修予無子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惠云周書芮良夫曰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楚語子高曰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梅

云詩古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

云史記秦始皇紀博士淳于越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信

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惠云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懷

學記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後知所困是

此學志則道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敦教也教然

積于其身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後知所困是

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惠云學記兌命曰

武丁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

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梅云孟子詩云不惟說式克欽

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

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

日嗚呼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梅

箕子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

有先正惠云在太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

甲時則有若保衡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

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

之市朝曹植求通親表曰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

梅云子弗克句伊尹自言下文遽云其心文理不妥帖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梅云孟子

四字若已推而納之滿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

中約為時予之辜四字爾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

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爾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梅云後漢書傅毅迪志

李注引此經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其爾克

以釋詩義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

說拜稽首曰敢對

揚天子之休命

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程云詩對揚王休

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茲枸邑尸臣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殷紀云帝武丁祭成

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

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訓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皮云史公以高宗彤日作於祖庚時正如般庚作於

小辛時其事仍為高宗時事高宗崩後追序其事也漢書杜鄴傳

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即史記言武丁懼之意蓋武丁懼而問

祖己祖己乃言也先謙案說苑辨物篇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雉

暴風之變修身自致而享豐昌之福後漢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昔

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三國志高堂隆傳武丁有雉雉

登於鼎以災恐懼側身修德又云此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

所以享遠號也皆終言其事以美之漢書五行志引劉歆五行傳

以雉雉登鼎為繼嗣將易王音以雉雉之異為繼嗣不立杜欽傳

引高宗雉雉之戒請正后妻抑女寵以銷災異皆以雉雉應宮闈

繼嗣五行傳又云野鳥居鼎耳為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因舉

傳說授以國政後漢劉陶傳陶疏云武丁得傳說以銷鼎耳之災

書疏引鄭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

以為政又以為主於用賢皆陰陽家推測之詞臣下因事納忠引以為證與書本義無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有雉異○高宗彤日今文與古文同

漢書外戚傳引書曰高宗彤日白虎通論篇論或一言或兩言何

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粵茲蠢文侯之命作粵小祖已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祖也今文格一作假○祖己曰者漢書外戚傳引書如此殷紀在武丁懼之下是曰為告王也大傳云武丁問諸祖己漢書五行志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以為為武丁問而祖己對與史記合今文說也書疏引鄭云祖己謂其黨此古文說孫云楚詞王逸注黨朋也祖己將訓王先告其朋僚知者大傳記高宗之訓桑穀生朝武丁召問其相次問祖己則知祖己之黨尚有相也人臣無退有後言之義史公說較長○今文格作假者格假通作字外戚傳引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漢書孔光傳日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更改光世傳大夏侯尚書是夏侯本作假顏注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成帝紀建始元年詔引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顏注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蓋本偽傳為說史記云王勿憂先修政事者說經意也孫云王勿憂蓋釋假王為寬暇王心詩長發昭假遲遲箋云假暇又以為寬暇王祭登樓賦聊暇日以消憂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孫子兵法云優游假譽是假暇通正厥事為先修政事蓋今文說如此王闔運云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案此託言瑞應以寬王心所謂先假王也高宗修德而反見異恐怠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王乃正

監下民典厥義

言其事此進言之要先謙案論衡指瑞篇云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祖己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也皆與寬假王心說合孟子格君心之非趙注格正也成紀引此經又云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是亦以假王為正與鄭義合事讀如春秋傳有事於太廟楊雄兗州牧箴丁感雉與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漢書杜周傳高宗乃訓于王曰天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命

言天之不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長自不修義以致絕命○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中絕命今文與古文同一作中絕其命○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民中絕命此與非天天民分二句讀解如偽孔一作中絕其命者殷紀作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非下八字作一句讀大小夏侯



本異也書疏引鄭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王  
鳴盛云釋言惕貪也郭注謂貪羨是也江云於此經言蠢愚似未  
安孫云殷自陽甲以來兄弟相及皆不永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  
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

**既孚命正厥德**  
謂有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己信命正其德

正厥德古文也今文字作附一作付○今文字作附者殷紀作民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一作付古今文字音義皆同石經殘

碑作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今文字音義皆同石經殘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今文字音義皆同石經殘

句相屬為義江云民有不順之德不聽之罪不聽之罪謂惡深隱  
無人知聽讞所不及者明神無不知之魁不為天所譴此天折之

由也一說不聽罪若王制所謂四誅者不以聽罪大惡極當即誅  
之不正厥德而已它非所問也故孔光言正德以順天也付與我命惟

宗懼祖已曰修德漢書郊祀志同指謂此語漢書五行傳武丁  
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亦取此正厥德及上正厥事為文也乃

**曰其如台**  
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誤○乃曰其

如台者殷紀作乃曰其奈何以訓詁釋經湯誓西伯戡黎皆有其  
如台之文史公俱作其奈何薛綜東京賦注如柰也台何聲之轉

言惟正德可以禳災乃徒曰其奈何無益也時  
高宗恐懼博謀羣臣以柰何為問故祖已告之

**嗚呼王司敬民罔**

非天殄典祀無豐于昵

當敬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嗚呼王司

敬民罔非天殄典祀無豐于昵古文也今文字作嗣豐作禮昵作

弃道○司作嗣者殷紀作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殄典祀無豐于昵

段云司作嗣今文尚書也惠云古嗣字多省作司晉姜鼎銘云晉

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呂大臨考古圖王侯嘯堂集錄古錄

薛尚功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皆釋司為嗣此司字史記作嗣則

經亦古字省文言王嗣位敬民即無非天之繼嗣釋詁脗繼也孫

云天殄猶天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承年者既嗣天位即為天

殄王當修敬也殷紀云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

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

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即高宗也自陽甲

以前有兄弟爭立廢適或不為適立廟未失禮也陽甲嫡長嗣位

盤庚不為立廟是為弃其常道故明之曰罔非天殄○典祀無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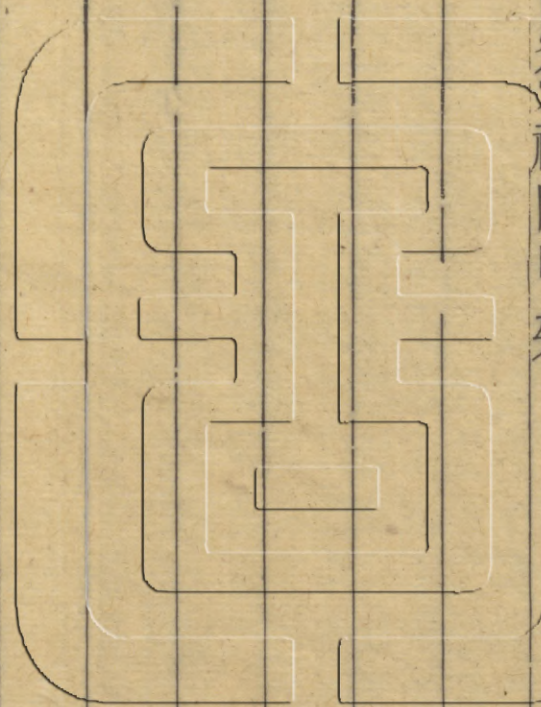
于昵者釋文引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段云昵本作尼經文昵衛

包所改釋文昵開竇改之正義云釋詁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  
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案此可證經  
作尼傳作尼近也正義引釋詁疏之所謂古文讀應爾雅也其下  
文云尼與昵音義同則謂尼同昵以曉晚近假令經傳作昵何必  
為此詞費羣經音辨云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尼此據未改  
之釋文孫云周禮鄭注豐厚也昵同暱說文暱日近也或作昵玉  
篇暱謂親近也案四親廟最近為父廟故稱之為昵馬以昵為禰  
廟者說文無禰字新附有之云秋畋也則古或借禰為之或漢隸



書已有禰字皆不可知也今文豐作禮尼作弃道者殷紀云常祀  
母禮于弃道典常訓詰字豐字形近豐禮或亦當爲豐也孫云弃  
道者盤庚尊禰廟而廢嫡長前王之祀高宗以子繼父亦不改其  
道是爲弃道穀梁文二年傳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云先親而後  
祖也逆祀也何休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於禰以致雉雖之變  
然後率修常禮故史公以豐于昵爲弃道也通典引賀循議以盤  
庚不序陽甲之廟是陽甲無廟祀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  
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疏云其不修者  
蓋小辛小乙耳案盤庚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值殷衰未能  
修復廟祀高宗繼小乙居喪盡禮其於父廟祀必豐而世父之廟  
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於祭成湯廟之明日有雉雉之祥既感祖  
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尙書大傳云武丁  
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  
言寢成孔安也知寢卽廟者隸僕掌五寢之婦除糞洒之事注云  
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殷武疏云經止有寢耳  
箋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修廟是也殷之廟制據  
詩烈祖疏引禮稽命徵云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契爲始祖湯爲  
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立五廟  
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禮器疏引  
五經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則高宗時陽甲廟猶在不毀之列  
祖己所以言常祀應修母得獨豐于近也然則立陽甲之廟禮當  
如何公羊何注云兄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通  
典引賀循議云若兄弟相代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  
禮之常例也又云殷人六廟止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襲

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成湯以下至於  
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易乾鑿度曰殷  
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爲正代案此諸議則高宗當  
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至禘祭時昭則同爲  
昭穆則同爲穆也通典引華恆議以爲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  
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是知陽甲之廟當一廟四室共爲  
一代也高宗修寢廟之禮雖無  
文可知大率宜以父附陽甲矣





尙書

孔傳參正十三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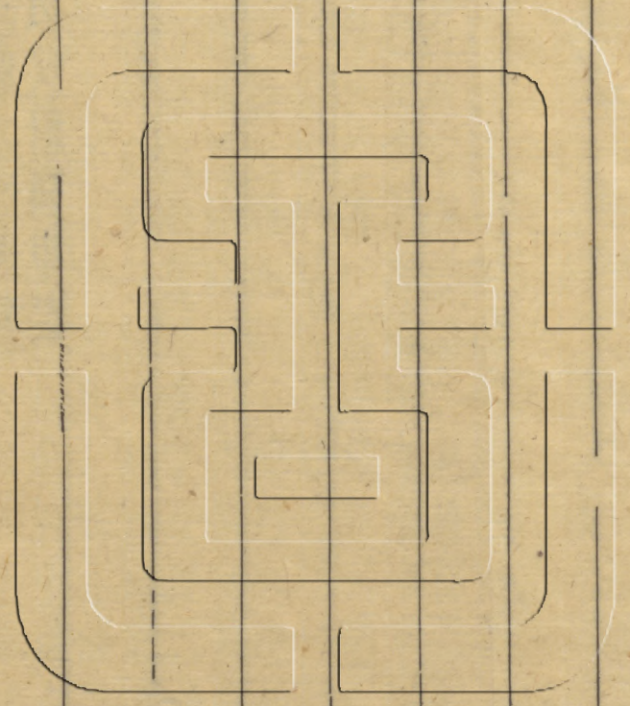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西伯戡黎

○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

年質虞芮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者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者六年伐崇而稱王周紀於獻寶被赦虞芮質成之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明年西伯崩案大傳以為伐者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為在受命之四年大傳以為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為被囚而出乃伐諸國大傳以為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為受命之年稱王緯侯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春秋元命包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緯侯與大傳合大傳又於散宜生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與前云出而伐者不同者蓋五年伐者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使文王伐崇文王先伐者乃伐崇也吳中本大傳云西伯既伐者紂囚之牖里以錢者在被囚前與詩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蓋誤文王三伐皆勝紂畏惡之其事猶可解說若錢者入紂圻內祖伊有訖命之告使紂於此時囚西伯恐非獻寶所能釋矣韓非子云文王侵孟





克莒舉鄆而紂惡之文王乃懼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是韓非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傳合孟卽邗莒卽伐密以過祖莒之莒舉鄆之年先後互異則夏侯歐地也先謙案大傳史記皆今文說戡黎之年先後互異則夏侯歐陽所傳之不同也左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則當在斷虞芮訟之前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拘之羑里之庫百日其言被囚之年久暫不同與四年破囚五年得免相證合疑七年非也據殷紀文王聞紂脯鄂侯而歎紂囚之羑里閔天之徒獻寶紂赦之文王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西伯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歸西伯及西伯伐飢滅之云云合周紀觀之虞芮質成諸事在爲西伯後爲西伯在被囚赦免後情事至順若未賜弓矢鉞鉞命爲西伯之前而肆行征伐圖拓疆土則叛臣矣豈文王之所爲而暴虐如紂尙能囚而復赦邪若謂三伐而勝紂知惡之赦而伐者反漠然無動此於情理不合以是疑大傳韓非之未爲得實也

### 西伯既戡黎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西伯既戡黎今文與古文同戡一作戡黎者路史國名紀云大傳作西伯戡者作堪黎一作鬻○今文作戡者路史國名紀云大傳作西伯戡者作堪黎漢藝文志攷證云大傳以西伯戡黎爲戡者是作戡與古文同一作戡者衆經音義八十三引尙書大傳曰戡者克也釋此經文黎作者者見上周紀云敗者國尙書大傳周傳曰文王受命五年伐耆一作飢者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注飢者宋世家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飢國不滅字卽飢者諫字

一作戡黎一作堪黎一作鬻者說文戡下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戡黎段云蓋壁書作戡後易爲戡或易爲堪一作堪者釋

詰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書疏引爾雅作戡勝古音勝任之

勝與勝敗之勝不分平去合克堪用德戡定厥功惟時二人弗戡

讀之可見黎一作鬻者說文鬻下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

初聲勗粘商書西伯戡黎段云說文此戡字蓋本作戡戈部黎字

蓋本作鬻皆後人改也書疏及詩二南譜疏引鄭云西伯周文王

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

紂圻內孫云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鄭注殷

之州長曰伯此雍州伯是八州八伯之一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

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

兼牧三州也知兼梁荆者詩序云文王化行江漢之域是荆州之

地梁在荆西雍南兼之可知也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

侯國今黎亭是今山西長治縣西南距紂都朝歌在千里內其寓

衛之黎侯在魏郡黎陽縣今河南濬縣西南非此黎江云大宗伯

八命作牧先鄭注一州之牧又云九命作伯後鄭注上公有功德

者加命爲二伯楚詞天問伯昌號衰兼鞭作牧王逸注文王爲雍

州牧與鄭說合文王是州牧之伯非東西二伯之伯王肅欲爲異

書十三

二



伯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

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

○祖伊恐四句古文也今文無天子二字○無天子二字者殷紀

作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無天子

二字紂之臣云云以敘事體述經也周本紀殷之祖伊聞之懼以

告紂宋世家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汎國懼禍至以告紂並

用經文殷高宗時有祖伊知祖姓是殷世臣天既訖我殷命者訖

同迄釋詁止也止我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殷命謂天命終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罔一作無人一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罔一作無人一

作爾○今文同者論衡卜筮篇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

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

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何則人心神

意同吉凶也王充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同格一作

假罔一作無者殷紀如此下罔不欲喪作罔此蓋用今文本作無

也格假通用字人一作爾者潛夫論卜列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

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充用歐陽尚書不同蓋據曲禮

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為命龜之詞史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記集解引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於先王

今文惟作維戲作虐○惟作維戲作虐者殷紀作非先王不相我

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惟維古今文之異集解引鄭云王暴虐於

民是鄭本亦作虐淫過也紂之惡暴虐尤甚何止淫戲今文義

長江云虐从虍七人戲字偏傍之虐亦从虍戲當為虐字之誤故

**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

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故天

棄我四句古文也今文虞下多知字偽傳竊取為注○虞下多知

字者殷紀作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康安故

訓字集解引鄭云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

傲很明德不修教法江云王自絕於天故天棄我殷將使滅今我

也不得有安食王猶不度知天性不遵循典法言其昏亂

**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

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

言○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古

文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摯今王其如台古

紀作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摯今王其如台古

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

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

紂也江云紂恩惟惡臣蒙之良臣則否況民安得蒙恩乎良臣雖

不蒙恩無欲紂亡者即祖伊奔告亦惟恐王亡若民則不堪虐政

實無不欲王亡祖伊固言我民罔不欲喪不言臣也安得以為增

語論衡說非案弗不今古文之異○曰天曷不降威云云者殷紀

作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摯作至故訓字民望

天降威與大命之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唐開成石經於命不二

書十三

三



字之閒旁添胡字蓋依史記增之如台為柰何說見前古文摯作  
藝者說文藝下云至也从女執聲周謫之書曰大命不藝段云壁  
書作藝後易為摯藝執聲今本說文誤作摯執聲  
非也執聲在古音十五部執聲在古音第七部  
王曰嗚呼我生

不有命在天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文同者殷紀作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紀紂曰不有天命乎  
是何能為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並增文以

顯經意  
消嗚呼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報紂也  
眾多參列於上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祖伊反

曰今文與古文同反一作返參二作參乃能責命于天今文無微  
偽傳云反報紂謬○祖伊反曰者殷紀同下云紂不可諫矣總括  
經文反一作返者說文返下云還也从辵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

返甲惟集韻本說攷神謀反返古通用參一作參者釋文引馬云參  
字作累在上段云此條經開寶中竄改文理不可解玉篇公力捶  
反累漸為牆壁也尚書以為參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蓋尚書

本从公而孔讀為參釋文公七南反馬力捶反累也罪多累在上  
公彙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彙累乃俗字汗簡四聲韻皆云彙字  
見石經尚書戡黎篇孔傳或有公讀為參之語衛包並刪之耳陳

云據汗簡所見石經今文尚書作彙彙今古文之異壁書皆古  
文故用彙字也乃能責命于天者孫云廣雅釋詁讓責也言紂罪  
眾多森列在天豈能  
責讓天之降罰乎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殷之就  
亡指汝功

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殷之即喪三  
句今文無微○殷之即喪云云者江云功事也殷之即於喪亡指  
斥汝所為之事不能無戮於爾國言後王將數其罪而戮之後武  
王誅紂懸首大赤是其驗矣先謙案指乃功者言殷之前王雖有  
興衰無大失德不至即喪其立  
見敗亡者由紂一人之事也

### 微子第十七

### 商書 孔氏傳

### 臣王先謙參正

微子 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无道○殷紀紂愈淫亂不止  
于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

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云云武  
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合殷紀宋世家觀之微子與太師少師偕行紀言太師少師持其  
祭樂器釋紂樂器之微子世家言微子持其祭器義互相備書序殷既

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微子多古文  
說今無可攷

###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

若曰父師少師古文也今文作太師少師偽傳用鄭說○今文作  
太師少師者宋世家云乃問於太師少師曰微子者周本紀帝乙



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宋世家  
 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此今文說書疏及論  
 語微子篇皇侃疏引鄭云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  
 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  
 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此古文說呂覽當務篇紂同母兄弟三人長  
 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  
 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此鄭說所本禮王  
 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荅  
 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孫云水經  
 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郟京相璠  
 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  
 曰有微子豕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采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  
 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豕其西又有  
 微子豕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出上有微子豕去縣六十五里蒙縣  
 西薄城湯豕當在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  
 皆在殷千里畿內未知孰是微子若曰者周史述其誥太師少師  
 如此言也太師少師者段云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抱  
 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太師摯適齊  
 云云也故人表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靴武少  
 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紂時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  
 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是太師少師非微箕甚明合周紀宋世家  
 證之勸微子去者太師疵少師彊也摯即疵陽即彊音皆相近皮  
 云人表疵彊列二等摯陽列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即疵陽即彊也  
 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書疏引鄭云箕子紂之諸父皇

侃論語疏引鄭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之佐  
 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漢書五行志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  
 範是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而典之是箕子為父師之證大傳  
 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漢書公卿表太師為三公少  
 師為孤卿與六卿為九此鄭說所本因古今  
 文尚書太父互異故鄭別為說不從史記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殷其弗或亂正四  
 方古文也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殷不有治政不治四  
 方者宋世家如此弗不今古文之異書疏引鄭云或之言有也淮  
 南高注廣雅釋詁並云或有也商頌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說文  
 或域字同也亂作治正作政詁訓並通不有治政即弗或亂 **我祖**  
 正也四方上多不治二字謂殷不有治政不復治四方矣 **我祖**  
**底遂陳于上** 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祖底遂陳于上古  
 遂陳于上集解引馬云我祖湯也孫云呂覽高注遂成也漢書李  
 斐注陳道也言我祖成治道於上知我祖為湯者以史記下文敗  
 厥德作敗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紂也沈酒醜醬敗  
 湯德知之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亂湯德於後世○我  
 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古文也今文作紂沈酒於酒婦人  
 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沈一作湛酒一作洩○紂沈酒於酒者宋世  
 家如此我作紂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經云我者隱之亦親  
 之國家之詞也史公易作紂使人易曉沈酒者漢書敘傳  
 班伯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用此經文是今文作沈酒非  
 史公所改楊雄徐州牧箴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



東作益州牧箴帝有桀紂沈酒頗僻易林賁之乾帝辛沈酒沈一  
 作湛酒一作沔者史記自序帝辛湛酒漢書五行志湛酒于酒禮  
 樂志湛酒自若霍光傳奏昌邑王湛酒于酒皆用今文韓詩說云  
 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君子不可以沈不可  
 以酒孫云酬當為酌說文酌醉營也書疏引作酬俗字釋文音  
 詠○婦人是用亂取湯德于下者宋世家如此用字上屬為句史  
 公厥改湯亦使人易曉孫云太誓云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  
 淫聲以悅婦人則此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棄其先祖之  
 樂為淫聲也太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皮云漢書谷永傳災  
 異對曰沈酒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  
 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酒于酒五行志谷永對曰  
 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由婦人羣小湛酒于酒是永所據今文  
 尚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傳殷紂妲己傳云比干諫曰  
 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  
 德也史記集解引殷罔不小大好草竊盜究於內外○殷罔不小  
 馬云下下世也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盜究於內外○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盜究古女也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盜究○殷既小  
 雅釋詁既盡也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作既江云無逸至于小大  
 鄭注小六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竊者呂氏春秋辨土篇凡耕之  
 道母與三盜任地夫大畛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  
 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  
 也故去此三盜而後粟可多也孟子盡心篇引孔子曰惡莠恐其  
 亂苗也然則害苗者莠草竊是莠害苗也民為盜竊以病善良亦

如莠之害苗則此言草竊是以莠比況盜也國語長魚矯曰亂在  
 內為軌在外為姦里革曰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軌究聲  
 借通 卿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  
 得中者○卿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今文作卿士師非度皆有  
 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今文作卿士師非度者史記集解引馬  
 罪辜乃無維獲者宋世家如此卿士師非度者史記集解引馬  
 云非但小人學為姦充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孫云師  
 者上師言眾下師言長或如梓材我有師師謂卿士師長不必如  
 馬所云也凡有辜罪乃罔恆獲者書疏引鄭云凡猶皆也集解引  
 鄭云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江云作為不法乃有辜罪是辜罪有常得也刑罰不中則有罪非  
 必其所當得故曰罔恆獲皆有罪辜乃無維獲者廣雅釋詁凡皆  
 也唯獨也維唯同義言此有罪之人不必獨能得之則所獲者無  
 恆詩瞻印云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也鄭云羣  
 臣皆有是罪言皆有草竊姦充不法之罪云爵祿又無常得之者  
 鄭以獲為得爵祿言罪既不當則爵人亦可以無常得之此經蓋  
 如牧誓所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充于商邑言有罪逋逃者紂為之  
 主不能即獲致使民來相仇怨也陳去鄭注凡猶皆也史記作皆  
 蓋以訓詁代之皮云史公用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  
 今文不必與鄭注古文同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  
 為敵讎言不和同○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  
 竝與相為敵讎偽傳訓方興為各起一方謬○小民乃竝與相為

為敵讎言不和同○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  
 竝與相為敵讎偽傳訓方興為各起一方謬○小民乃竝與相為







心雖死不渝豈以志在死而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生  
 漠然置之不荅於義未安  
 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酒不可如何○天毒降災荒殷  
 邦方興沈酗于酒古文也今文作天篤下蓄亡殷國無方興沈酗  
 于酒○天篤下蓄亡殷國者宋世家如此說文毒厚也釋詁篤厚  
 也惠云平與令薛君碑又以竺為毒古毒竺篤三字通大宛傳其  
 東南有身毒國即天竺也竺古篤字降下故訓字荒亡聲近義通  
 邦國今古文之異○無方興沈酗于酒者宋世家如此江云六字  
 衍文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文為順實不容有此六字  
 蓋因前文有小民方興及我用沈酗于酒之言而誤衍其字於此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其教法紂故○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母畏畏不用老長無舊有位人○乃母畏畏者宋世家如此母無  
 字同無罔故訓字江云畏畏當為畏威古威畏字同禮表記引甫  
 刑曰德威惟威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是以威為畏攷工記弓  
 人為威○咈其耆長者說文咈下云違也从口弗聲周禮書曰咈其  
 耆長不用耆長者宋世家如此不用與違咈意同史公說經意或  
 今文本作不用無可攷定說文耆下云老人面凍梨若垢○無舊  
 有位人者宋世家如此皮云此句疑今文本無之或經師以舊訓  
 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先謙案無逸鄭注舊久也公羊莊  
 二十九年傳注舊故也凡久故皆年耄人論語泰伯篇故舊不遺  
 是舊即耆也禮學記然後能為長注長達官之長燕禮若賓若長

注長公卿之尊者是長  
 即有位人也皮說是長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  
 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古文也今文作  
 乃陋淫神祇之祀○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云云者釋文

引馬云往盜曰竊史記集解引馬云天曰神地曰祇也大人疏引  
 鄭云犧純毛牲體完具盜祀神御物罪重乃民攘竊而競相容

隱至將食之而以爲不有災禍墨子天志篇引泰誓云紂越厥夷  
 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是其證也今殷民

乃陋淫神祇之祀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  
 犧一云陋淫神祇之祀者孫云言祀牲不豐有司攘竊其經費陋者隱

也說苑臣道篇晏子隱君之賜淫者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  
 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賞者故徐廣引一云殷民侵神犧一

云陋淫侵  
**降監殷民用以讎斂召敵讎不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降監殷民三句今文  
 無徵○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馬

鄭力豔反謂賦斂也案二讎字複馬作稠是也說文監臨下也言  
 其下臨殷民所以爲治惟煩數賦斂自召敵讎且力行不怠不知

怨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罪合  
 于一二句今文無徵○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者孫云說文合讀若  
 集漢書食貨志孟康注肉腐曰瘠太宰鄭注詔告也言罪集於紂



一人多致死亡罔所告訴也江云君臣同惡相濟故曰罪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文敗一作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者孫云宋世家云今誠

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先謙案孫說是治者禮禮

運疏謂修治也喪服傳注治正也言商至今日令我誠得修正之

其或有災禍幸不至滅亡我願起而以身受其敗壞之咎雖死不

恨此釋經意也古文敗一作退者說文退下云數也从辵商其淪

貝聲周謫書曰我興受其退段云壁書敗字蓋皆如此作商其淪

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

淪喪三句今文與古文同商其淪喪云云者孫云宋世家云為

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殺此五釋商其淪喪至詔王子出迪

也先謙案孫說是言商其必淪喪即死終不得治安之我既無救

於國無用仕為臣僕不如遂去故我告王子惟有出行之我既無救

禮運仕於公家曰臣仕於私家曰僕呂覽寫注出去也我舊云刻

迪行也字从由行馬注多方迪作攸說文攸行水也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

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隳古文也今文我上有微子若曰刻作孩弗作不者論衡本性篇微子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者釋文舊云馬云言也刻馬云侵刻

也孫云莊子釋文引司馬注刻削也與侵刻義同馬以為太師言

我舊時曾云紂當刻害於子而王子比干終不肯出是使我亦顛

墜也今文我上有微子若曰刻作孩弗作不者論衡本性篇微子

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踏其不善之性性

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在之時孩

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弗不今古文之異孫云據此我上當

有微子若曰四字刻作孩聲義並通性惡不出眾庶者釋名出推



尚書

孔傳參正十四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泰誓

大會以誓眾。此梅氏古文之十四說詳書序姚際恒云伏書五誓雖識當時告眾之言後人亦藉以見一代兵制非徒醜詆敵國如後世檄文也亦有略數敵罪如甘湯牧諸誓今泰誓絕口不及軍政惟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古意蕩然矣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耳閻云朱子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逸書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益見朱子說確今此篇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書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邪

士明聽誓

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眾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惠云牧誓嗟我友邦冢君洛

乃御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地所生惟人爲貴。惠云莊子達生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後漢劉陶傳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梅賾以

漢劉陶傳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梅賾以



陶通古文故 附會其說 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為大君 而為眾民父母 〇附會其說 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而為眾民父母 〇

云中庸聰明足以有臨也詩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 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罪一人有

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 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〇梅 云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 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此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 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此困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入誓詞孟 子士無世官閻云古之仕者世祿不得世位世卿兩見譏於公羊 傳似即起春秋之世然左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謂甯喜曰九 世之卿族甯氏出武公武卒春秋前者三十六年春秋前有世 卿矣又考毛詩宣王有文武吉甫幽王則有赫赫師尹宣王有蹶 父孔武幽王則有蹶惟趣馬宣王有太師皇甫幽王則有皇甫卿 士皆相接連其為傳世無疑殆起自幽王世乎晚書云受官人以 世吾無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〇梅云淮南子 微焉 〇梅云淮南子 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 〇梅云淮南子 焚 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 〇梅云淮南子 焚

炙忠良劊剔孕婦 〇惠云焚炙即謂炮烙之刑墨子尚鬼篇昔者 殷王紂劊剔孕婦庶者鰥寡號咷無告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帝王世紀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冢君觀政于商 一年自孟津還時 〇惠云即今文太誓四月觀兵 聚解乃觀於殷政 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犧牲粢盛既于凶 日吾有命無彛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保 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〇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閻云晚書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 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 乃曰吾有民有 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止其慢心 〇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彛排漏 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天佑下民作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侮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 〇閻 云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又後荀卿釋之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之立君以為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降為佑意覺索然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

不省作偽者何心○梅云孟子惟曰其

助上帝寵有罪無罪子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

之四方○梅云孟子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段至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蓋史臣所作孟子引書

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與引詩釋以此文王之勇也一例偽古

文欲竄入武王口中不得去末上語又改天下為予此段在大

誓中曾有一毫似武王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

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惠云左隱十一年傳不度德不量力

優劣勝負可見○惠云左隱十一年傳不度德不量力

二十四年傳○惠云左隱十一年傳不度德不量力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度義本甚引語以興起大誓之語今偽

孔不察襲此語於大誓之前又列諸大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為大

誓之詞而下接以大誓曰之理邪且置逸書四句於中篇另換受

有臣億萬四句既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左傳度

作謀度解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言同德度義便不可解

偽傳強為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

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為秉

義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謬不勝

摘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紂有臣億萬不和諧

三千而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有臣億萬不和諧

一心蓋史臣美武王之詞與中篇于湯有

光同今撰為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

武王自語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惠云左傳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衣韓非

子曰是其貫將滿也墨子大誓之言曰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

發罪鈞梅云湯誓有夏多罪天命誅之又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

子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

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

也既事而退柴于土帝祈于社王制曰天子將出類天矜于民

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禮又云受命于祖詩乃立冢土天矜于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天必從之昭元年子丑引同杜注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

疑之孔疏今尚書泰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

惟東晉泰誓則傳記所引泰誓悉皆有之周語單襄公鄭語

史伯並引此二句韋昭注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爾尚

弼子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

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梅云時哉弗可失乃蒯通告

韓信之言閻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

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吳子因

楚喪而伐之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皆是取人國者之詞若

言今



武王伐紂有天下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何至出語如秦穆吳光哉縱上文云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

秦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此梅氏古文之十五惠云書序一月戊午

程云洛誥我卜河朔黎水閭云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是三篇俱作於河北之孟津於河南洛北無涉禹貢又東至于孟津偽傳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書與傳同出一手故上篇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前誓河南此誓河北截然兩地案孟津之漸瀉而南自東漢始更始二年使朱鮪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時孟津猶在北靈帝中十六年何進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南歷代浸久土俗傳譌原不足怪獨怪武成三代閒人所作忽認南為北如東漢中葉後人之稱孟津者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我聞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梅云吉人見易大傳凶人見左文十八年傳詩小雅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

故曰力行○梅云孟子子力行之多士惟爾洪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

鮒背之考稱犁老布棄不禮敬昵近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梅云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

罪人也惠云尸子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過醜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朋家作仇

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

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梅云左僖九年傳卻芮曰亡

人無黨有黨必有仇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召誥以哀籲天康

誥顯聞于天湯誥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梅云天下者當奉天以愛

並告無辜于上下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惟受罪浮于桀

浮過○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惟受罪浮于桀梅云禮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言紂所以罪過於桀○程云墨子非命篇

秦誓之言於去發曰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梅云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天其以予乂民

用我治民當除惡○梅云

立政以義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

之占○梅云左昭六年傳史朝曰莖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秦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梅云左昭二十四年傳長宏引大誓曰紂有

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襄二十九年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臣雖少而心德同○梅云長宏又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

成二年傳臧宣叔曰秦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論語亦引武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少仁人○閻云論語堯曰篇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親而不賢不忠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案安國於論語周

親仁人引管蔡微箕以釋之是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則釋周為

至言紂至親不如周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懸絕如是豈一人

之手筆乎又云墨子兼愛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

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變夷醜貉雖有

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少仁人○閻云論語堯曰篇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親而不賢不忠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案安國於論語周

親仁人引管蔡微箕以釋之是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則釋周為

至言紂至親不如周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懸絕如是豈一人

之手筆乎又云墨子兼愛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

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變夷醜貉雖有

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少仁人○閻云論語堯曰篇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親而不賢不忠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案安國於論語周

親仁人引管蔡微箕以釋之是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則釋周為

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玩其文義是武王既定天下

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詞非伐紂時事也惠云閻說

是時紂尚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

興則知伐紂以前無稱王之事也橫渠張子謂一日之間天命未

絕猶是君臣由此言之易王用享于西山王用享于帝其非文

王明矣又雖有周親四語本相連屬今梅蹟斷章取義何也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已能無惡於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

至○惠云見上說苑書曰百姓有罪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郊疆伐之○閻云今朕必往

此湯初興師告諭羣眾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

朔羣后畢會何必為此言不幾眯目而道黑白邪惠云孟子大誓

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岐注大

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

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下湯黜其

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也於湯又有光明

○說見上閻云孟子引大誓必史臣美武王之詞非武王自語武

王除殘之功固高於湯然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

勛哉夫子罔

或無畏寧執非敵

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梅云牧誓勛哉夫子罔

或無畏寧執非敵



云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案無畏云云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詞今皆以為為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所引王曰之文是至商郊慰安百姓之詞與河朔誓師絕不相蒙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者也 摧其角無所容頭○說見上 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詩者定爾功秦本紀以克永世閻云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似本漢書刑法志引書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微易其文而竄入之二語即今文大誓文也

**秦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是其戎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上○此梅氏古文之十六閻云史家有追書之詞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其類甚多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所以厲六師也時武王僅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

不可偽書以追書為實稱其誤如此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惠云甚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誓有扈氏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

戰國策燕昭王曰我有結怨深怒于齊惠云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

漢書霍光傳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

之心 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惠云淮南主術訓紂斲朝涉之脛而萬民叛傲真訓剖賢人之甚

折才士之脛高誘注賢人比干也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言害所及遠○梅云洪範惟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梅云牧誓是崇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左宣

四年傳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有姦回昏亂之句襄十四年傳劉定公曰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

師保萬民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為囚奴○梅云詩咨汝殷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莫聽是屏棄典刑也先

**郊社不修宗廟不** 謙案殷本紀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

**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厥肆祀弗答禮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月令母或作為淫巧

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適作淫聲用變

六



亂正聲以悅婦人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也  
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也  
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惠云墨子非爾其  
命篇於去發曰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梅云多方天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先謙案周本紀師畢  
孽同義梅云湯誓爾尙輔予一人**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致天之罰牧誓惟恭行天之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惠云牧誓古人有言曰  
若仇讎淮南道應訓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  
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程云周書芮良夫解德則  
民戴否則民讎又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也大作威殺無  
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梅云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  
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多方洪惟圖天之命  
顧炎武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土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  
王伐紂乃曰汝世讎曰殄殲乃讎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何至并  
其先世而讎之邪閻云此若當時百姓未**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  
知讎紂而武王實喉使之者噫其甚矣○梅云左襄元年傳伍員  
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梅云左襄元年傳伍員  
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客卿造曰詩云樹  
德莫如滋除**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  
害莫如盡

惟予小子大誥肆予告我友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也  
邦君盤庚我乃劓殄滅之敵爲果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梅云左宣元年  
傳君子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梅云宣元年**嗚呼惟我**  
**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  
○梅云禮記惟朕文考惠云墨子兼愛篇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  
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若光  
于四方于西土周書太**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  
誓曰斯用顯我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方之國三分天下而  
有其二○惠云惟我有周出墨**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  
子引見上顧命誕受姜若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功  
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惠云禮坊記大  
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鄭注此武王誓眾以伐紂**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之詞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說見上



尚書

孔傳參正十五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牧誓

至牧野而誓眾。○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

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段云詩大明

矢于牧野疏引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海野古

字耳玉裁案此十七字鄭注也其下文云今本又不同者疏謂今

本詩與禮記也此可證鄭本尚書作牧不作姆說文姆下云朝歌

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姆野此壁中故書孔安國以

今文字讀之改爲牧而傳本因之姆牧不一如周官之有故書儀

禮之有古文今文也姆一作姆此乃體之小異每亦母聲也若玉

篇云姆古文尚書作姆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尚  
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  
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  
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  
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月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  
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  
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  
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



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為  
十一年二月甲子律麻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  
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為十三年二月  
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  
為文王受命則文王七年崩若不異也皮云案史公用今文尚書則  
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皮云案史公用今文尚書則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子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  
據一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月甲子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是其明證  
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為一月則當以甲子  
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甲子為正月周紀作二月  
為二月今文以戊午為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為正月周紀作二月  
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為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文  
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公用魯詩亦合文家說以斷虞芮之訟為  
受命之年正與大傳一年質虞芮相合則史公必同伏生之義十  
年而崩是七年而崩之譌七十形近致誤太誓武成孔疏皆云史  
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是孔氏作疏時所見史記尚是七年不誤  
張守節所據本已作十年張云十當為九即據偽武成為說不知  
史公不見偽書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  
受命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為九年所謂再期觀兵也  
觀兵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為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月戊午師渡  
孟津正合書序並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一月乃  
殷正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

文三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  
又本於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為周書蓋孔子所論百  
篇之餘見漢書藝文志注故歆用父說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武王再期觀兵為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三年偽孔從之較史  
記皆差二年與書序大傳皆不合後人多沿其誤以疑書序詆史  
記實為大謬或又以逸周書所云受命乃受西伯專征之命亦調  
停之說鄭據伏生今文兼取劉歆之說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崩後六年武王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參用今古文說與再期觀  
兵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皆不如今文說之瑯而有據也釋文引馬  
云味未旦也詩大雅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鄭引此經證清明為味  
爽之義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  
義 商郊牧野乃誓古文也今文王上多武字說文云牧野在朝歌南  
七十里地偽傳三十里誤○王上多武字者周紀作武王朝至于  
商郊牧野乃誓孫云詩大明鄭箋引此經作武王闕宮疏同疑偽  
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誓稱王後人不省耳書疏引鄭  
云郊外曰野將戰於郊故至牧野而誓漢書律麻志作牧野亦今  
文異字大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宿夜其樂名也蓋此舞樂即  
以待旦陳云禮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疏引皇氏云師說書傳武  
王伐紂至于商郊停宿夜云武宿夜其樂名也蓋此舞樂即  
象當時士卒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黃鉞以  
之歡樂歌舞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黃鉞以  
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逃遠也遠矣  
西土之人勞苦之○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人古文也今文王上多武字○王上多武字者周紀如此逃作遠  
故訓字釋文鉞本又作戊說文戊大斧也从戈亡聲司馬法曰夏  
執元戎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戎右秉白旄釋文引馬云白旄旄牛  
尾段云釋詁過遠也郭注書曰過矣西土之人北齊書文苑傳顏  
之推觀我生賦云過西土之有眾文選李善注兩引書皆作過是  
唐初本尚作過說文逃遠也古文作過衛包據以改經而開寶中  
又改釋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王曰嗟我  
友邦冢君有國冢君多武字友邦冢君古文也今文王上多武字  
日嗟我有國冢君多武字友邦冢君古文也今文王上多武字  
徒司馬司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司徒司馬司空司徒司馬司空  
事者周紀作司徒司馬司空司徒司馬司空司徒司馬司空司徒司馬  
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失傳於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  
每大夫三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攷  
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  
鄭以爲夏制伏於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有  
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於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  
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於夏同於虞伏  
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以此經爲軍中有職掌之  
人不必從伏也皮云王說非也伏生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夫八十一元士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  
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皆同蓋自虞夏以至周初皆

止有二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太誓乃召司徒司馬  
司空諸節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詳觀周禮六卿之制定於  
周公制禮之後故顧命召太保爽等乃有六人王鳴盛謂武王時  
已定何以牧誓與太誓皆止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謬說以此爲  
軍中有職掌之人乎以周禮解前代官制誤始鄭君王專阿鄭寧從偽孔  
而不從伏此亞旅師氏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  
大惑不解者亞旅師氏官以兵守門者○亞旅師氏今文與古文  
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亞旅者釋言亞次也釋詁旅眾也左文  
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於亞旅注亞旅上大  
夫也疏引此經爲證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  
命之服注亞旅大夫也疏云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  
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  
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  
者春秋時事異於周禮據此亞旅爲大夫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  
舉猶行也又云使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  
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  
宮是師氏亦大夫從千夫長百夫長今文與古文同書疏引王肅  
王在軍中守內列者千夫長百夫長今文與古文同書疏引王肅  
云師長卒長百人爲卒與僞傳師帥卒帥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  
證也○今文同者周紀如此書疏引鄭云師帥旅帥也夏官序官  
云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及庸蜀羌  
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旅帥也



髡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髡  
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及庸  
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古文也。今文盧作縵王鳴盛云傳羌在西蜀  
叟然叟者蜀夷別名後漢始見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  
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張嶷傳叟數反武侯出師表  
寶叟青羌徧檢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明章以後武帝時  
無此夷名亦魏晉大假託之證庸卽上庸今房縣地在江北漢南  
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殊不分明先謙案建寧辰州兩處濮人皆  
與江漢無涉。○盧作縵者周紀作及庸蜀羌髡微縵彭濮人集解  
引馬云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及者左宣七年傳凡師出與謀曰  
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爲楚所滅杜注今上庸縣案今湖北鄖陽  
府房縣地論衡恢國篇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蜀者華陽  
國志云黃帝爲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  
支庶於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羌者說文西戎  
牧羊人也詩商頌自彼氐羌髮者後漢西羌傳武王克商羌髡率  
師會牧野亦與髦通詩角弓如蠻如髦傳云髦夷髦也箋髦西夷  
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入國從馬括地志岷洮等州以南皆西羌  
國以南爲古髡國今曼宕以西松當慈靜等州以南皆西羌也微者  
立政篇有夷微盧丞傳記無攷盧者左桓十三年傳盧戎釋文本  
或作盧文十六年傳楚使盧侵庸史記作縵者說文縵布縵也釋  
器同盧作縵同音借字彭者王鳴盛云後漢岑彭傳征公孫述至  
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惡之夜爲刺客所殺光武紀李注武陽縣屬  
犍爲郡故城在眉州隆山縣東案今彭山縣卽漢武陽也蓋彭國  
故墟故有彭亡之名濮者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又卜人

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蠻丹沙所出王應麟補注卜卽濮人禹  
貢荊州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古濮地  
也爾雅南至于濮鉛杜預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  
統各以邑落自聚故曰百濮又稱叟濮李恢傳賦出叟濮是也稱  
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稱爾戈比爾  
今文同者周紀如此釋言偁舉也郭注書曰偁爾戈段云此如左  
宣十六年傳禹偁善人見於玉篇者乃古本也俗本作稱蓋亦衛  
包所改考工冶氏鄭注戈今勾子戟也或謂之雞頭或謂之擁頸  
說文比相次比也釋言干捍也孫炎注干盾所以自蔽捍故云干  
盾也江云攷工記有酋矛夷矛此蓋酋矛記言車有六等之數酋  
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太等斯最崇矣夷矛三尋大長不  
與六等之數是兵車不建夷矛此止是酋矛矣鹽鐵論繇役篇  
云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王

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  
○今文同者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  
言曰牝雞無晨昔下十二字變文述事非有異本也一言下無曰  
字者周紀作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列女傳姬已傳亦引書曰  
牝雞無晨詩蕩疏引鄭云以古賢之言爲驗說文雞知時畜也晨  
早味爽也春秋說題詞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  
陽出雞鳴以類感也詩傳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亦通稱此經及詩  
雄狐是也段云釋文牝類忍徐反又持死反案未改釋文當如是  
如月令遊牝廓風驟牝皆云徐扶死反可證開寶間不知古音乃

四



改類今類本引反徐扶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忍反其可笑如此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  
 夫政則國亡○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  
 周紀漢書五行志列女傳姐已傳引竝如此蔡邕答詔問災異同  
 後漢崔琦傳外戚箴制用二句文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戒牝雞散  
 鳴易傳云婦人專政國不靖牝雞鳴主不榮禮檀弓鄭注索散  
 也漢書外戚傳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注張晏曰書云牝雞  
 之晨維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先謙案周紀當作維今作惟者  
 刊本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言已惑紂紂信用之今商王受惟  
 維婦人言是用一作今殷王紂惟婦言用者漢書五行志如此蓋夏  
 侯歐陽兩本不同唐石經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今商王受者段  
 云凡今文作紂凡古文作受史漢無言受者正義云鄭云紂帝乙  
 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偽  
 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本鄭注馬云受讀曰紂此依今文為注也  
 又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此馬廣異聞也紂與受非名  
 也據馬鄭云號曰受號與名不同史記云帝辛天下為禰之紂亦  
 謂天下號以紂耳論法殘義損善曰紂則周公以後因商紂立此  
 文紂本非諡也又云周書克殷解尹逸策曰殷末孫受德孔晁注  
 受德紂字也然周紀錄周書作殷之末孫季紂立政桀德受德一  
 例不得云桀德為號也詩大明正義引鄭注書序云紂之母生受  
 德此全本呂覽未可深信古文尚書外他書皆言紂不言受同音  
 異字耳惟周紀云貶從殷王受此語在周書度邑解故作殷王受

也惟婦言是用者殷紀云紂嬖于昏棄厥肆祀弗答昏亂肆陳婦人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  
 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昏棄厥肆祀弗答古文也今文作自  
 棄其先祖肆祀不答○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者周紀如此集解  
 引鄭云肆祭名答問也王引之云昏蔑也蔑讀曰泯左傳若泯棄  
 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孫云  
 肆祀為先祖祀者大祀凡大禋祀肆享祭宗廟也典瑞以  
 肆先王注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是肆為祭先祖也鄉射禮  
 鄭注答對也此答當讀如對越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  
 在天之對釋言郭注當者應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之昆弟  
 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古文也今文遺上多家國二字王一作任遺上多家國二字  
 者周紀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國字句絕厥其迪用  
 故訓字段云漢時民間所得太誓史公徵引之有離邊其王父母  
 弟集解引鄭注云王父母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劉云古稱王父猶言伯父叔父晉語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  
 王父王父不敢不承是也江云釋詁迪進也不登進之即不用也  
 王一作任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殘碑作口厥遺任父母弟不  
 迪莊述祖云任父者任保也保父即父師也母弟兼母兄言  
 之謂微子微仲呂覽以為皆紂之同母兄也俞樾云任乃誤字漢  
 隸王王二字往往無別此經王字漢人書作王字又加人旁作任  
 耳韓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為中牟令呂覽知度篇作任登即其例  
 也皮云蔡邕等審定石經不應如此舛誤夏侯尚書異說或與史  
 公所用歐陽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



文說有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政者遺任父母弟謂  
箕子也書疏引鄭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

是長古文也今文惟作維。今文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乃維四

方下闕殷紀作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維惟此經皆作

崇也謂楚之尊貴者紂於逃天下通逃主宣十二年傳師叔楚之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古也今文作是

信是使無是以爲大夫卿士。作是信是使無是以爲大夫卿士

者周紀如此段云漢書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

注此今文秦誓之辭下十五字顏注亦太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

皆非牧誓之詞也惠棟譏之誤矣上十字見周紀引秦誓下十五

字周紀存之於牧誓而秦誓則去之五行志載承對曰書云乃用

從節志傳一事王應麟漢藝文志攷漢儒所引異字以乃用其婦

人之言爲牧誓之異文非也皮云是以爲大夫卿士句疑今文尚

書本無乃後人解經之詞誤入正文如禮記毋以嬖御士疾莊士

鄭注莊士二字作大夫卿士今本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禮記遂誤作莊士大夫卿士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古文也今文充作軌邑作國。充作軌邑作國者周紀作俾暴虐

軌聲近借字說文邑國也。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古文也今文惟恭作維恭今

古文皆作共一作龔不愆于作不愆。今文惟恭作維恭今

作不過者周紀作今子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

步乃止齊焉。惟維今古文之異愆過故訓字釋言愆作誓云過也

共行猶奉行漢書翟方進傳兩言共行天罰是今文作共古文共

作恭則衛包所改也一作龔者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呂覽高誘

注鍾會檄蜀文孫盛論吳王及李賢李善注引尚書皆作龔蓋三

乃惟

是崇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是信



說文勛勉也从力冒聲周書曰勛哉夫子段云古音冒勛皆讀如  
茂是以般庚懋建大命今文作勛建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勛讀如  
勛讀許玉反非古音皮云後漢高彪傳向其桓桓孔彪碑爰尚桓  
桓爾雅釋訓桓桓威也廣雅釋訓桓桓武也楊雄趙充國頌桓桓  
桓桓班固十八侯銘桓桓將軍漢書敘傳長平桓桓樊敏碑桓桓  
大度史孝山出師頌桓桓上將皆用此經文桓一作桓者說文桓  
犬行也从犬巨聲周書曰尚桓桓矣許存其元文於此其字本無正  
字讀之改從詩頌爾雅之桓桓矣許存其元文於此其字本無正  
或借亭郵表之桓也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四獸皆猛健欲  
使士眾法之奮擊於牧野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如虎如豹  
今文作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如虎如豹  
如離于商郊者周紀如此段云禮曲禮則載羆狶注書曰如虎如  
引云十八侯銘云休休將軍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如虎如豹  
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歐陽書說唐初不存李蓋於各家注記  
得之與說文合正牧誓說也喬蓋即漢書儒林傳之歐陽高字子  
陽者古喬高通用玉裁謂高正字離螭借字考工記鄭注羆者虎  
豹羆螭為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螭或曰如虎而噉虎皆猛獸  
之說也齊世家及六韜非龍非羆則螭之別字也螭之正訓說  
文若龍而黃也一曰無角曰螭廣雅無角曰螭龍一本作斄龍非  
此离皮云漢書敘傳義得其勇如虎如豹如熊與十八侯銘不同疑後

人用古文弗返克奔以役西士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  
尚書改之弗返克奔以役西士則所以役我西士之義○弗返克  
奔以役西士古文也今文弗作不返作禦○弗返克奔以役西士  
紀改作禦以曉學者也集解引鄭云禦彊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  
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釋文返五嫁反馬作禦  
禁也古御禦音義通詩谷風亦以御冬傳御禦也左莊二十四年  
傳御孫漢書人表作禦孫釋言禦圍禁也釋文禦本御此經本  
作御故史公馬本作禦其作返者衛包改之也段云衛見偽孔訓  
御為迎釋文御五嫁反乃改為返說文詠相迎也返詠之或字古  
多假御為詠正義云王肅讀御為禦匡謬正俗云牧誓弗御克奔  
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顯白馬本作禦蓋古迎詠用御字彊禦禦  
侮亦用御字馬作禦與史記合經文作禦蓋古迎詠用御字彊禦  
本亦用御字鄭安得云彊禦馬安得云禁乎以役西士者釋文役馬  
云為也為于偽反孔疏云盡力以為我西士鄭云

弗勛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勛哉  
弗作不○今文弗作不者周紀作勉哉其于爾躬有戮古文也今文  
有戮勛勉躬身故訓字弗不今古文之異集解引鄭云所言且也  
所且皆語詞

弗勛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勛哉

弗勛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勛哉

弗勛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勛哉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臣王先謙參正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梅氏古文之十七周紀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獸是狩借字今古文說同詳見書序皮云周紀以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之文置於營洛邑後則史公所據今文說不以歸馬放牛為罷兵西歸行狩時事武王行狩古有明徵周頌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左傳以為武王克商作頌是時邁所云巡守塙是武王之事即在作武成時樂記亦有散馬牛之語而在濟河而西之後遠不相屬偽孔不知獸是借字取史記樂記歸馬牛之文以當之謬矣劉歆三統術以周書世俘解為武成乃古文家傳會之詞狩在紂都非歸後事不得謂之歸狩與今文序西歸行狩尤不相合如其說必易今文序為武王行狩乃罷兵西歸始可通也據史記定之即知以世俘當武成之非是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也月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公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誠鼎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惠云律麻志武成篇曰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周書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死魄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

**商至于豐**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惠云律麻志武成篇惟四月既旁生霸世俘解時四月既旁生

魄乃偃武修文

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

用○梅云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史記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閻云偽傳不釋華山止曰桃林在華山東明指太華山言則華山之陽亦即太華山可知後人無異說案太華山南為禹貢梁州地歸馬於此太遠桃林塞為今靈寶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水經注洛水自上海縣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也武成

之華山非太華山乃陽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即武王歸馬之地與桃林之野南北相望壤地相接桃林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於此得驊騮耳盜驪之乘以獻蓋歸馬之遺種陸氏釋文華山在恆農通鑑華陽君莽戎下胡注云華陽即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文真得其解偽傳云非長養馬牛之地欲使自生自死孔疏華山之旁本乏水草其誤認且勿論今靈寶縣西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謂桃林中多馬者非乏水草之地也田子方見老

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果如傳言將謂武王不

及一田子方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於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

乎此類既違事實又害義理不可不知樂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

蓋陽華又稱華山

物得用接所產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

未祭告



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梅云禮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程云詩周頌駿奔走在廟

**大告武成**

武成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翌日辛亥祀于周廟世俘解

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越于周廟孔晁注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閻云武王以一月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月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二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為位粵五日乙卯是為二十七乃以庶國祀越於周廟此劉歆三統麻班氏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為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古人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為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為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記事乎又云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此三統麻載之最悉者偽傳於牧誓甲子昧爽下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疏從而傳之曰二月四日者以麻推而知之也又

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果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與己丑大寒中不得在閏前之一日矣推麻者固如是乎世俘解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翌日丁巳王征伐商亦非是武王一月實為辛卯朔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師渡孟津明日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伏天龍之首故伶州鳩曰星在天龍此驗之天文無不合者以辛卯朔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為丁未若翌日當為戊申豈丙辰丁巳乎即以丙辰丁巳論當在一月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古者師行三十里孟津去周九百里故自前月戊子師初發至此月戊午三十一日而後渡孟津又五日癸亥至牧野甲子紂死此驗之地理無不合者今以武王為二十七日始發明日戊午即渡孟津明日甲子誅紂豈西師飛渡邪甚矣作偽者之愚而且妄也恐世之學者以三統麻所引古文為出逸周書故具論之又云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知劉歆何所据而云爾予案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為周一代定制乎果為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數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勅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不過數日閒即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邪因悟偽書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避祭不欲數之文也用心亦綦密矣



命于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王若曰

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惟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

得稱先王偽古文誤會困語此條元闕皮補云周語昔我先王后

稷又曰我先王不啻宰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案春官司服疏后

稷雖是公不益為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

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

亦謂之先王也又守祀疏后稷雖不益為王以其為始祖故祭

在焉從先王例也貫疏引武成證周禮孔疏引周語證武成皆

明晰閻氏以為誤會國語者國語言先王后稷則先王屬后稷甚

明武成不舉后稷但云先王則讀者茫然不知先王為何人建邦

啟土為何人之事矣故以先王則讀者茫然不知先王為何人建邦

語魯頌奄有下國故云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爵劉名能厚

先人之業梅云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

詩大雅篤公劉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以剪齊商

人始王業之肇迹五季績統其業乃勤立王業○惠云史

記王瑞自太王興禮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其勤公家我文考

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

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惟九年大統未集而卒故大統未就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而卒故大統未就

○惠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

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偽武成所據又逸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

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梅

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我文考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死



日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子案武成乃還周復記  
 政事而非詰誓體也左傳明言數紂罪以告諸侯應在古泰誓  
 中無**子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之徒略路也言誅  
 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既獲**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  
 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子東征綏**  
 ○梅云左襄三十年傳蠻夷率服詩昊天有成命  
**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梅云**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  
**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  
 害○梅云孟子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  
**周書曰**釗**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附我○梅云孟子又云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  
 書逸篇之文閻云孟子有攸不為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  
 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詞偽古文欲竄入武王口  
 中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為昭我周王云云試思今文書大誥曰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自卑如此  
 於勝國曰大國殷曰大邦殷曰天邑商尊人如此豈有武王初得  
 然自下徧告羣后而乃侈**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者乎**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之靈尚輔相予梅云左襄十八年傳荀偃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閻云孔疏言此篇有錯簡於  
 是宋儒劉王輩紛紛考正至朱子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  
 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於于征伐商下為初  
 起兵禱神之詞不知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昭七年為  
 武王數紂罪以告諸侯之詞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偽孔止  
 繫於子小子其承厥志為王若曰之詞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  
 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猶湯誥援予小子履散  
 作初請命伐桀之詞又告諸侯之詞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  
 湊泊處朱蔡移置**既戍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  
 必反為所笑矣  
 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於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惠云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語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  
 雨律麻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  
 亥至牧野陳甲子昧爽而舍矣牧誓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  
 順天休命閻云大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皆指武王牧野時與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論語臨事而懼  
 同一心法今撰其文曰俟**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眾  
 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  
 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惠云牧誓時甲子昧爽詩大雅殷商  
 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  
 野在商郊之南即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非二地也今云癸  
 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則似二地矣閻云律麻志武成篇二  
 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咸劉商王紂世俘解同



流漂杵

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流

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孟子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王充論衡曰察武成之篇

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案武成亡於建武之際充猶及見之梅云趙

岐注孟子以為經有所美言事或過故不取之甚合孟子語氣如

偽書言則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其言又躡居周初

致疑孟子於紂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殿人而進誅紂淮南子

云士皆倒戈而射遂併史記兼取成文甯使孟子誤會經文而武

王之為仁人甚著不可不為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偽傳甚

之言含不可盡信意猶陰為孟子地也又云孟子止血流杵三字

趙注增漂字晚書與之周可驗其出趙後又云賈誼過秦論秦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於伊闕

血流漂杵帝王世紀亦言長平之戰血流漂杵可知血流漂杵為

戰勝殺人者之恆詞而詞所從出卻於武成篇當七國時君臣

日以殺人為事而藉口武成以為聖人亦嘗如此奚怪今日孟子

傷心故慨然欲廢其書也朱子猶謂孟子設為是言試思武王本

無是事孟子何苦設為是言孟子本意為武王辨反先誣武王而

後辨一戎衣天下大定有成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

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陳其政教順其民俗各樂

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禮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讀為殪

戎大也衣讀為殷言周殪滅大殷也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是中

庸之壹戎衣即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即殷字而於此仍

用壹戎衣之乃反商政政由舊禮樂記乃反商家語亦云反商之

語斯為謬矣乃反商政政由舊禮樂記乃反商家語亦云反商之

政作偽出一手惠云此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

書十五

三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惠云

御覽引逸周書曰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

粟又見上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惠云論語堯曰篇周列爵惟五伯子男○惠云禮王制鄭注武王

有大賚善人是富初定天下更分土惟三裂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

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

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

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

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



○梅云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此正寧

道孔聖誤諱言古文偽者也

○說見上程云論語此句在謹權量下安國注云總言二帝

三王之治道今傳武成知為周政而安國自歧其說何邪

**明義**使天下厚行言顯忠義○梅**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

**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惠云管

治下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漢書董仲舒傳垂拱無為而天

惟**食喪祭**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

所重民食喪祭禮疏論語無五教字

○梅云論語

